



春秋  
恆解  
卷肆 共冊

春秋  
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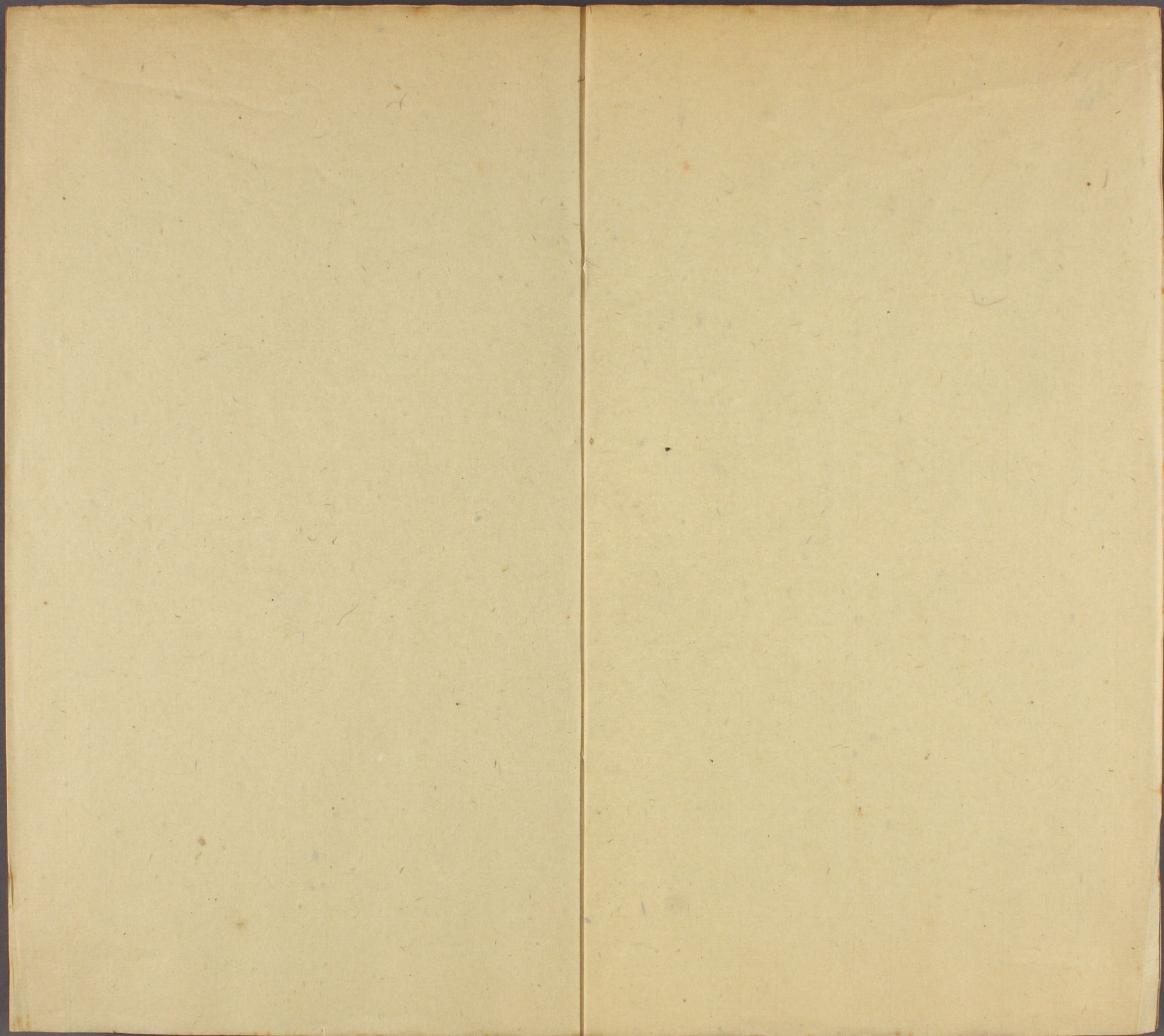
四七二  
1478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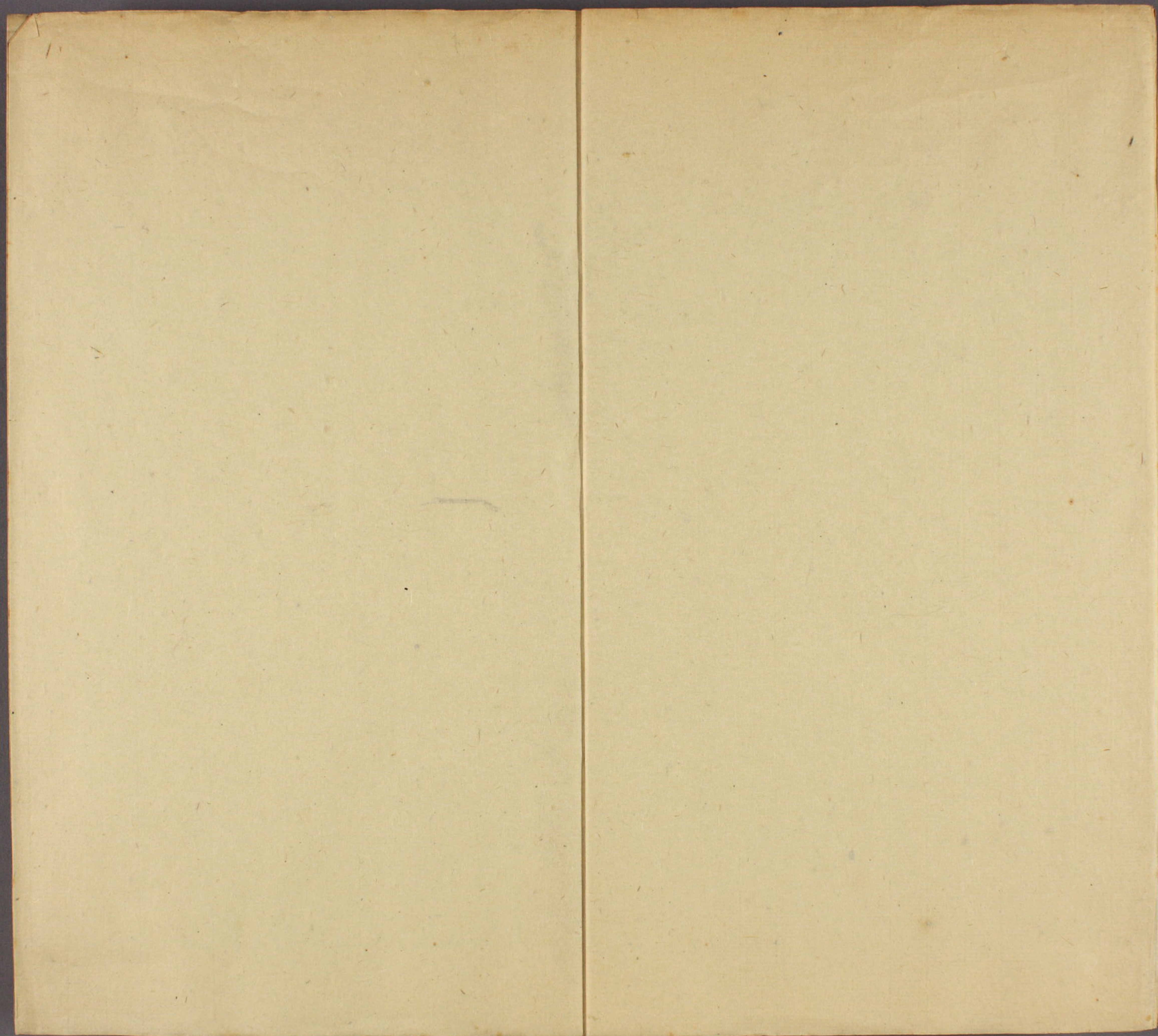


門口仁  
番 1478  
卷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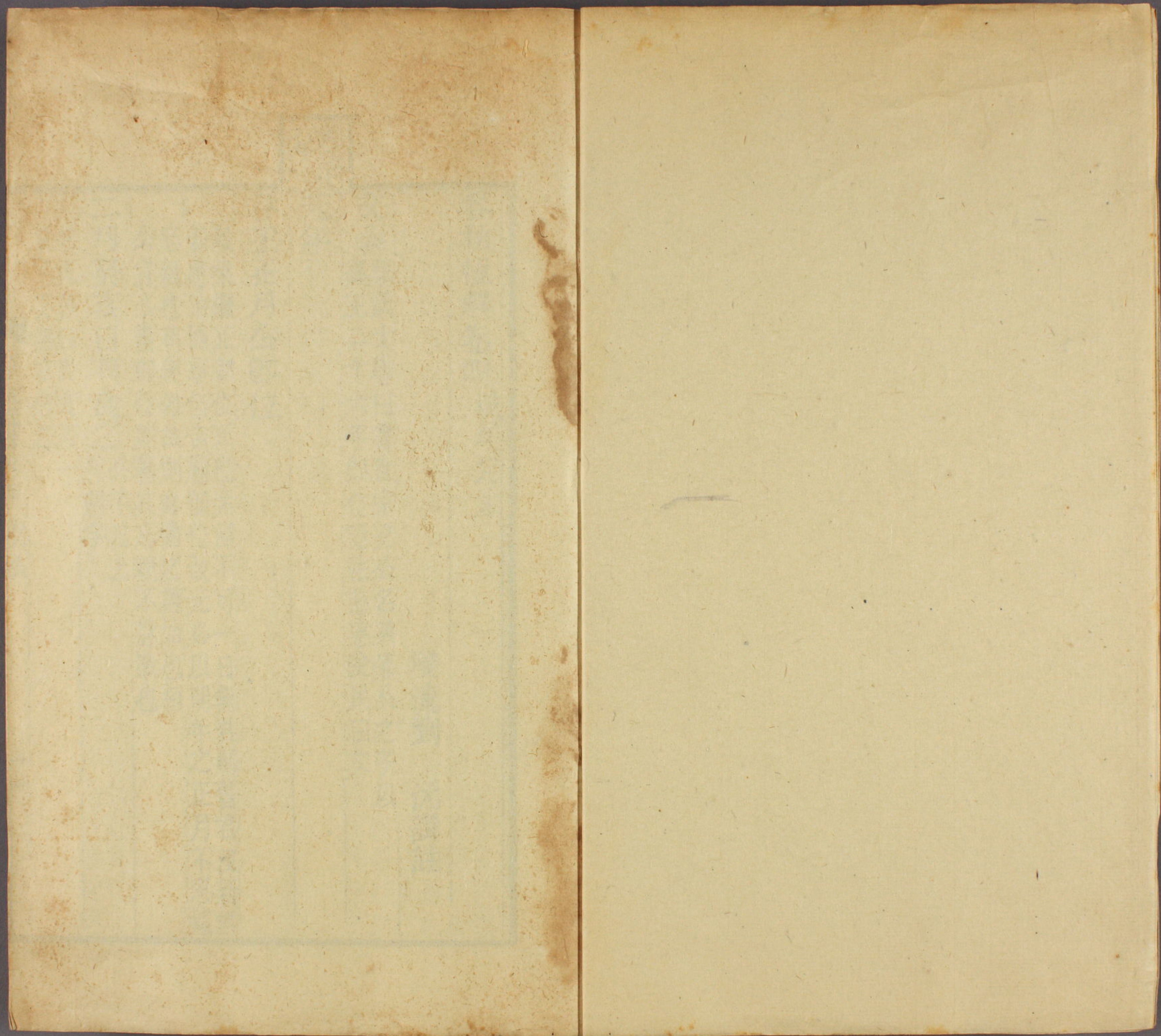
















春秋恆解卷四

晚年定本

雙流劉 沅誦註

襄王二十六年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繼正即位正也案國不可一日無君則舊君沒新君即應治國事但告廟即位改元必以明年之正月不忍遽忘親也苟無他故則必書之謹始也桓公宣公書即位則著其忘親不討賊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公羊日上有朔字

杜氏預曰癸亥月一日不書朔官失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左傳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于魯國杜氏預曰叔氏服字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穀梁薨稱公舉上也葬我君接上下也僖公葬而後舉諡諡所以成德也于卒事乎加之矣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案天王之錫命有以始立而錫命者有以有功而錫命者有既沒而追命之者此乃天子錫以命服使為諸侯耳但禮諸侯立世子即當告于王世子嗣為諸侯亦必王命之三年喪畢當見天子而受命于廟春秋諸侯未必如禮而王猶錫命之王之于諸侯篤矣諸侯之不恭甚矣聖人書王使會葬錫命亦以見王猶有禮而諸侯之無君為可慨

也毛伯王朝卿士或始封畿內為諸侯或子孫沿其稱耳

晉侯伐衛

左傳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縣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温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案晉侯從先且居之言朝王而後伐衛是為得其正矣故書爵書伐以許之其不書朝王者朝王臣子禮之常也不足書子其伐衛則其能朝王能繼父志之美均見矣

叔孫得臣如京師

左傳叔孫得臣如周拜杜氏諤謂公不躬朝而使卿拜命故書以示譏然公喪未終則使卿拜命非過但免喪即當耳朝



衛人伐晉

左傳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案晉襄繼父之志抗秦狄以安中國能朝王于温雖不為全美然亦有功于諸侯也衛人無安中夏之志而逞忿伐晉故春秋不書晉之取戚而人孔達以罪之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左傳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案晉侯居喪而下會大夫公孫敖以大夫而專會諸侯直書其事彼此之失俱見矣書晉侯敖書名非予之也不如此不足以見大夫會諸侯之實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頹

左傳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大子訪諸令尹子上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恆在少者且是人也蠶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

頹俱倫反公穀作髡

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未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諡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為大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言世子者君之于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言世子而其義始兼著也弑逆大惡亦大變也而聖人忍書之者使亂臣賊子蒙千載之口誅且使為君父者思履霜之漸謹身修德以杜其原也前人謂楚成有取弑之道然臣子於君父惟負罪引慝不得毫髮怨對非商臣所得而弑也但為君父自修言則可以戒不正其綱者

公孫敖如齊

左傳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竝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案人君初立聘禮鄰國禮也至修德勤政自有本原左氏專重聘事而言未免



墓干  
七年  
二年

太過其實  
勿為所惑

春秋卷四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彭衙杜注

縣西北有彭衙城在今陝西西安府  
白水縣東北六十里漢于此置衙縣  
左傳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二月晉侯  
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為  
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  
戰于穀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  
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曠取戈以斬囚禽  
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  
曠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  
難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死而不義非勇  
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  
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

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曠于是乎君子  
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  
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  
政重施于民趙成子言于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  
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  
矣念德不忘其可敵乎案秦穆報殺之怨而伐晉經乃不  
書其伐而以晉侯及秦戰為文何也甚晉侯也殺之師過  
秦東向爭中原之心雖墨經興師聖人猶有怨焉謂其繫  
天下之安危也彭衙之戰秦來報怨當以文告通情解忿  
秦固有恩于晉而秦穆亦非至愚者如以禮待之不可然  
後即戎可也乃恃勢而益結  
秦怨故薄秦罪而甚晉侯

丁丑作僖公主

作為也為僖公主也立主在葬後祔廟之前僖公薨至是  
十有三月然後作主蓋至是而始祔也不言祔而曰作主  
諱其非禮

春秋卷四 文公

四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左傳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適晉不書諱之也案為國以自修為主晉人恃強責魯朝非禮也公朝而又以大夫盟恥之無禮尤甚不書公朝與盟亦不書何地諱公而罪晉特甚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穀垂隴公穀作垂隴杜注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京相璠曰滎陽東二十里今在河南開封府滎澤縣東北左傳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書志晉大夫主諸侯之始也齊桓糾合主於安靖列邦猶拜天威戢兵車晉文則但欲自強襄公繼之幸而敗秦即責人以朝使其臣盟諸侯無禮甚矣陳侯始而導衛伐晉今已為衛請成委罪孔達其謬又甚焉故夫子書以慨時之變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歷時不雨則其有妨于農可知故書之也前人乃以為不為旱又牽引僖公事言之殊謬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左傳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于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曰失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也而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密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而魯頌曰春秋匪懈享祀不忒身皇天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後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公羊以大為事為禘然乃耐主于廟合祭羣廟非五年大禘之禘也閔弟先立而卒僖為其臣升僖于閔上謂弟不可先兄而不知閔先立則僖為其臣



君臣大分非可  
以齒少長紊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左傳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  
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案晉人報怨不已合諸國  
之卿以伐秦所謂忿  
兵也故皆賤而稱人

公子遂如齊納幣

公羊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何氏休曰  
僖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又禮先納采問名納  
吉乃納幣四者  
皆在三年之內

附解霸王雖不純乎尊王尚能以匡天下為正夫子所以取  
齊桓也晉文不正已非桓比晉襄幸而敗秦遂襲盟主之

舊然考其功業惟與秦構兵凡恤鄰救患翼戴周室之事  
無有特時尚強力故列邦從之而前人以擅伐盟主為非  
於義安居使陽處父盟公士穀盟諸侯其妄已甚盟於垂  
隴公時尚在晉而使公孫敖會蓋晉自尊故使大夫主盟  
也陳為衛求成鄭德殺之師其甘心下盟固宜宋公何為  
而亦從之晉藐視列君列君亦甘受其辱此後遂為常例  
是晉襄之罪也故子書以刺之竝誌大夫擅權之漸魯躋  
僖公其失至易明也而諸儒紛紛異說轉生荆棘由拘守  
傳注耳周公制禮因文有穆穆之德武有昭明之功稱為



穆考昭考繼而遂以昭穆為父子之通稱父穆則子昭父昭則子穆一定之序至弟兄之不同於昭穆不待智而知矣僖兄而閔弟以倫序言則弟不可先兄然閔先立則僖為臣天子之尊惟父母為其所事餘皆臣僕耳生為其臣沒安能先之先卒者先祔後卒後祔以卒之前後言閔亦宜先以君臣大義言閔之尊更可知禮者天理人情而已奈何不以天理權衡而嘵嘵爭訟乎人有恆言曰人情物理人情物理有是非焉以天理衷之恰合乎中即是禮何必過求艱深反違中正乎凡論世知人必先解此而後可

也

襄王二十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沈杜注國名也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今河南汝甯府汝陽縣東南五十里有平輿故城沈亭在其地

左傳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于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案晉襄襲父餘烈嗣位以來不能修明王禁上告天子以率諸侯楚商臣弑逆正當請王命討之而不能然徒伐其所與之小國可謂失輕重矣且征伐天子之權諸侯且不可假而使大夫專之尤非禮矣故大夫皆稱人書沈潰明沈之自潰並威勢亦不與諸侯以得假矣

夏五月王子虎卒



左傳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杜氏預曰不書爵者天王赴也案王臣無外交此蓋天子以其常會諸侯而使之赴非私赴故不書爵而稱王子以明天子命赴亦禮所不禁也

### 秦人伐晉

左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案左氏善秦穆公不棄孟明孟明能圖功于後為後世勸節取其事耳而前人或以左氏霸西戎之言及夫子錄秦誓遂推穆公為霸疑齊晉之霸聖人每書其爵此獨稱人不知齊晉攘外安內有功王室故聖人節取其一二秦不奉王命雄長西戎此役報怨之師即幸而成功亦何足取善乎鄭氏王之言曰夫子于秦穆錄其悔過之辭于書以為法著其窮兵之禍于春秋以為戒猶化工之窮于物生殺竝行而不相悖也

### 秋楚人圍江

左傳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高氏閔曰江近楚自貫澤之盟已從齊桓而楚自城濮之後亦不敢侵伐今晉文既沒襄公不能討楚弑逆故楚復窺諸侯先圍江以試之書人書圍惡其暴也

### 雨蚤于宋

蚤生于地今自空而下如雨之多其災甚矣故書左氏公羊以為隆而死若然則不為災矣

###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左傳晉人懼其無禮于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于大國敢不愼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案盟雖周制春秋已為故事然晉能知非而請盟魯忘忿而就好有交睦之遺風故書以與之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公穀無以字

左傳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案子朱先僕也晉既告天子王臣同以師救江因先僕圍江之師已解遂還不以王命命楚為江謀久計蓋楚大而江偏近楚晉憚楚將就了事有負王命矣故不書王臣而亦不沒晉善書伐楚以救江

襄王二十九年

四年

春公至自晉

公至告廟則書孫氏覺云致之者四危之不致者二安之非也

夏逆婦姜于齊

蓋公親迎也諸侯不親迎公親齊而自逆婦非禮也諱不言公然稱婦則為公妻可見不稱夫人自逆偕至稱夫人

無屬且禮廢則一切成夫人之禮皆紊蓋深病之也

狄侵齊

侵潛師擾害也齊不能自立可見聖人為其侮中夏也而謹書之

秋楚人滅江

左傳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江黃邇于楚齊晉嘗欲結以扞楚楚亦因是而滅江黃楚滅漢陽諸姬不書書一二以見楚之強而中夏所由做慨世之意也

晉侯伐秦

左傳秋晉侯伐秦圍祁新城以報王官之役案晉侯坐視江之亡而不救方汲汲于興報怨之師春秋書晉侯非與也之也



御案救江則遣大夫伐秦則君親之故書晉侯伐秦于滅江之下以見其急于修怨而緩于恤患得其旨矣

衛侯使甯俞來聘

左傳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于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案諸侯相聘禮也甯俞知禮辭賦詩之非故書其君臣以交美之吳草廬誤解論語引左氏事以實其知不可及非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成風氏莊公之妾而實僖公之母也哀姜已死僖公既為君安得不尊其母為夫人夫子書夫人風氏薨葬我小君成風明明示後世母以子貴雖厭于嫡而不厭于其子先儒妄為之譏失夫子之意矣

附解禮者節文天理適中而已自義農以至孔孟理同而事

不同知其所以不同得其所以同道在是矣春秋皆末世之事聖人借以明理使人易知本無甚艱深奈三傳多誤後儒因之遂成聚訟書公至自晉凡至必告廟人君謹出入之義耳夫子尊魯故公至必書而其事有得失亦因之而見若晉侯改盟而公與盟於禮無失則其書至亦有何譏逆婦姜於齊世為婚媾公又娶齊焉親齊故特自逆婦蓋以親迎為禮當然耳不知人君無至女家親迎事夫子書其失以誌變禮之漸而左氏等遂以為出姜不終由乎



此豈非穿鑿乎狄侵齊楚滅江當時外夷擾夏何止於是  
夫子特書其一二以見封建所由壞楚滅漢陽諸姬固不  
能悉書也甯俞不辱命故君臣竝書而必卽以此爲其知  
之事亦非有道則知無道則愚乃時人評論武子之言夫  
子卽其言而反之戒人勿以避患爲知非夫子稱爲知也  
成風爲僖公母則稱夫人葬小君固禮之當然而儒者言  
成風本妾以妾爲夫人爲賤其父夫父母竝尊妻屈於夫  
不屈於子妾卑於妻豈卑於子人不盡終身一妻則妾自  
有繼室之時若公立而哀姜尙存則公不得遂尊其生母

爲嫡今哀姜已卒成風現存公爲其子尊爲夫人乃天理  
人情之至何爲賤父諸侯嗣父爲君己尊矣而以妾禮遇  
生母是必己之爲君亦不得爲尊而後不敢尊其母然己  
固父所生也而無母又何以有身賤其母卽賤己之爲君  
賤己爲君卽賤君父之統吾不知先儒之所謂賤者何也  
曰父在未立爲夫人故父沒不得以夫人事之然有嫡妻  
則妾將終於妾子何待言今僖公嫡母卒而生母存己又  
嗣父以妾繼妻卽以己生母夫人繼嫡夫人乃禮之正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邦人稱之曰小君而其子爲君



其母不得為夫人豈不可怪世之如成風者不乏矣夫子故大書特書以為後法奈何誤解而致紊倫教乎且嫡之尊也為其德也古人重昏禮娶妻必鄭重其事正恐無德則不足以正家而起化若不以德而徒尊亦何取焉觀成風告公以崇明祀保小寡則其賢可知而夫子書其薨書其葬無有異詞豈漫然哉

襄三十一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含戶暗反

榮叔王臣榮采地叔字珠王曰含車馬曰賵歸含且賵者天子有贈送諸侯小君之禮故左氏曰禮也王不稱天

闕文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君母邦人稱之曰小君夫子書葬我小君明君母之當為夫人不虞後人反以為譏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

召穀作毛

天子于諸侯有會葬之禮於其小君亦可詳書以見成風之成為夫人天子亦知而且加禮遇也

夏公孫敖如晉

三傳不言其事當闕或譏其不朝王且謝而聘晉然魯宜報謝王亦無可考亦宜闕之

秦人入郟

郟音若

左傳初郟叛楚即秦又貳于楚夏秦人入郟秦自殺以後不得入中國而南侵小國書人書入以惡之



秋楚人滅六

六杜注六國廬江六縣今在江南廬州府六安州北

左傳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燮滅蓼滅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案楚元惡不見誅于當時而擅滅人國若此聖人書人罪之亦以慨王綱墜而小國危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林氏堯叟曰僖公卒昭公錫我立

附解前人斥成風不得為夫人故竝王使人歸含且貲會葬皆以為非然人子南面為君嫡母已亡必使其仍以妾禮遇生母此等禮制不知從何而來人生父一而已母則不一嫡母繼母生母皆服三年喪何已為君而不得尊母為

夫人乎至於歸含且貲正天子贈送諸侯小君之禮有何不合又豈必分遣兩人為之公穀非也而說者沿之可怪若胡氏以二夫人祔廟為亂倫豈古聖王皆止一妻祔乎吾不知皇英當日舜如何位置之法古人死必祔廟喪小記云歸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三人既云有三人又云有親者三人是不止一夫人矣不以天理人情為準而拘牽傳說奚免於歧路之中又有歧耶皋陶庭堅不祀前人以為刑官無後戒世之酷吏可也豈所以論聖賢哉弱小而見吞於大國衰世之事不得以為天道之當



然皋陶謨具在孟子稱其見而知之豈為刑官而有不德乎

襄三十一年

六年

春葬許僖公

俞氏臯曰不書月史闕文也

夏季孫行父如陳

左傳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于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案行父如陳如晉經連書無異詞則皆聘問之常耳若如左傳臧孫欲好陳行父欲娶二人私意所為聖人豈不分明之書此及仲遂公孫敖等見大夫日盛之意耳

秋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秋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案晉襄繼伯魯固親之又聞其疾故使行父往聘亦事之常非有譏也請遭喪禮以行朱子引證三思未允詳附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驩喚官反公作謹

左傳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于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于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姑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

春秋左傳卷四 文公

十四



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接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郟按外君卒葬赴則書抑或雖赴不書無事當考證也齊桓沒而國亂書卒不書葬詳其變亂之事二國為盟主雖非正誼中亦詳其卒葬及大夫變亂之事二國為盟主雖非正誼中國亦姑賴以安而再傳即替夫子益亦慨之故詳記焉

###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

### 葬晉襄公

諸侯之喪未有使卿送葬者雖桓文之霸止遣微者會葬晉文始使大夫弔卿共葬事蓋亦當時諸侯恭盟主之私意三月而即葬趙盾外求君未至而葬先君非禮已甚

###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按左傳晉侯使狐射姑將中軍處父言趙盾能以趙盾易之射姑怨處父晉侯卒射姑使續鞫居殺處父趙盾殺鞫居射姑而大夫私相怨殺書大夫則知處父無罪接書射姑有君而大夫私相怨殺書大夫則知處父無罪接書射姑奔狄則處父為射姑殺可知書晉殺其大夫非謂晉人殺之言晉無君有殺其大夫某者誰歟狐射姑也何以知之殺處父者本續鞫居鞫居誅而射姑奔狄射姑使殺處父可知矣

###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告音

左傳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以厚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愚案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之行也日一度自今年冬至至明年冬至至方一周天實計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辰而一歲止有三百六十六日更有一日零三時無所歸著是為日行之餘分日氣盈月行十一度十九分度之七當以二十九日中強而與日合于朔是每月又有半日弱無所歸著是為月行之餘分日朔虛積日月之餘分每



歲常餘十一日弱治歷以授民時定四時寒暑之節以便  
 作事若不置閏則積久而弦望晦朔皆非其正故治歷者  
 以中氣正月大率三十二日則有閏閏前之月中氣在晦  
 閏後之月中氣在朔合日月之餘分置閏以定一歲之節  
 候雖閏月而仍如日月之常度也故先王之制諸侯受十  
 二月朔政于天子藏諸太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  
 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以特羊告于廟謂之告朔亦謂之  
 朝廟人君以此朔日聽視此月之政謂之視朔亦謂之聽  
 朔周禮謂之朝享在歲首則謂之朝正有視朔亦謂之聽  
 之政不告月則怠廢矣猶朝于廟胡氏安國曰幸其不已  
 之辭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附解經義賴傳而傳不可盡信則不得不審定之非妄也夫  
 子作春秋原是藉事明理以示門人見凡事莫不有一定  
 之理而實止天理人情之自然人人可為亦人人所當為

奈粗心者淺測細心者又深文於是遂等春秋於斷爛朝  
 服又有羅鉗吉網之譏可歎也季孫行父如陳如晉只聘  
 問之常耳而夫子不刪之者晉文沒而大夫專權列國亦  
 多大夫用事魯仲遂行父其著也存之可以考政柄下移  
 之漸狐射姑殺陽處父三傳不同惟左氏較為明潔可信  
 孔子因人美季孫三思而行恐人效之多思反感故示以  
 再思而可至季孫三思祇是平日多遲疑人若效之必至  
 當為不為當斷不斷不能勇於為善故特借以明慎思之  
 準耳前人以如晉求遭喪之禮為三思之證然晉襄有疾



魯使問之疾而致鄰國皆知其久可知矣行父恐至而已卒不預備如何行禮是求遭喪之禮亦人情不得為三思之證也

襄三十  
二年  
七年

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

句公作胸

左傳三月甲戌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案僖公嘗伐邾取須句其後邾蓋復取之因邾文公子叛邾在魯魯君今復取之于邾書伐邾有可伐之咎但公不仍存太皞之祀而寘其畔臣徒與邾為難非也故書取若邾應有而不當取者

遂城邾

邾音吾邾杜注魯邑卞縣南有邾城今在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南

城邾備邾難也書遂見取人之邑納其叛臣又不時勞民其失多矣其無存祀恤小之心取而自利可見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穀作王臣

宋成公卒史記載其弟禦殺太子而自立宋人共殺禦立成公少子杵臼是為昭公三傳無之不足信也

宋人殺其大夫

左傳夏四月宋成公卒于是公子成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樂豫為司馬鱗矐為司徒公子蕩為司城華御事為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况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卯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眾也且言非其罪也愚按宋成公卒而宋亂其所以亂之故年久傳譌故左史互異夫子第以

春秋左傳卷四

文公

十七



闕疑書之言宋公卒而宋亂殺其大夫多人見其平日無綱以戒耳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令力呈反蔑公作昧奔上有以師字

晉秦稱人皆其大夫也案左傳晉襄公卒大子幼晉人欲立長君趙盾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荀林父止之不聽秦康公以師納公子雍襄夫人曰抱大子以唬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宣子與諸大夫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敗之令狐案如左傳趙盾舍嫡嗣而外求君秦送子雍至而又食言敗秦罪莫大焉經何不書而第書先蔑蓋必先蔑之意而盾從之既而改圖蔑失信於秦又得罪新君乃懼而奔秦諉罪趙盾自解于秦故書蔑奔以惡之書晉人及著晉背秦不義也

狄侵我西鄙

狄間晉難而伐魯書以見其肆擾耳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扈杜注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今在河南開封

府原武縣西北

左傳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愚按左氏非也晉君初立年幼因襄公承父為盟主諸侯皆從今君新立趙盾執政因諸侯來賀新君趙孟與之盟以結前好因大夫抗盟諸侯故不列書諸侯以其繼盟主合與國事可節取且晉侯年幼趙孟從權主會亦可姑原故書無貶詞也

冬徐伐莒

徐舊為魯患其伐莒也蓋欲以撼魯也以其包藏禍心擅伐人國故書徐以齒于狄

公孫敖如莒蒞盟

公穀作蒞



左傳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友伯其姊聲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為襄仲聘焉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為仲逆及鄆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于內為亂于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啟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為兄弟如初從之案莒弱見伐而求盟于魯魯使涖盟禮也而敖因為仲逆魯以是使之則非敖為弟逆非禮繼而又自娶益非禮公不察其情使之得行其私已為不明及敖娶己氏仲將攻之公不明正其罪而和其兄弟綱常奚在卒也敖明年朝京師而遂奔莒春秋直書其事君不君而臣不臣皆見矣

附解前人云左氏長於紀事公穀長於義理而其實皆非也左氏文字之工罕有而記事實多乖誤如宋成公卒云昭公欲去羣公子不言其為何事羣公子即穆襄之族也率

國人以攻公國人何故附之攻及公宮殺公孫固公孫鄭畔亂極矣如何公又與和公孫固等死於無辜經第書宋殺其大夫事朦朧而經亦朦朧有是理乎晉趙盾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會固晉賢大夫何以默無一言禁之即改立新君何妨以情告秦乃遽發兵拒秦其事市井無賴所不為而晉臣為之不近情理矣然左氏記其事且曰趙盾將中軍先蔑將下軍一先蔑也已在秦迎子雍又在晉將兵拒秦豈能分身者耶經書先蔑奔秦則先蔑蓋已先返於晉及晉背秦蔑不安而後奔秦也蔑如秦逆公子



雍秦許之而茂即先歸報命不料趙盾別立君秦已送公子雍至不肯退盾乃與之戰此事之或然者若先茂將下軍則必無之者也茂即無如盾何何至遂亦率兵拒秦使果率兵戰其後何以又奔秦秦豈容之故當信經而不必信傳也經書晉人及秦戰則見主戰者晉其背秦明甚先茂蓋首倡迎子雍之謀故經特書奔以惡之惟茂立雍不果又得罪新君故出奔秦諉罪趙盾而自解於秦不然趙盾罪魁經何以不書之觀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先茂則可知先茂倡為立雍之議累及士會故會銜之耳觀後晉人

以計歸士會而不歸先茂則先茂為此事主謀尤可想見傳既難憑則惟據經文以情理參之庶不至謬不然信傳而誣古人夫子筆削之旨何以明於世哉

襄王三年

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史記襄王崩子頃王壬臣立頃王六年崩陸氏澹曰頃王不書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盾徒本反雍于用反



左傳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案左氏又誤矣扈之盟經書公會諸侯晉大夫則非不與會矣何以又來討其後至且討公後至是欲公復朝晉矣何以但使公子遂往而即無事耶以經文考之晉主夏盟自趙孟抗盟諸侯而後遂為故事扈之盟君幼從權猶可言也此大夫及大夫盟則竟擅國政故特書以誌凌替之漸

乙酉公子遂會雜戎盟于暴

雜音洛雜戎公作伊雜戎暴杜注鄭地路史曰暴辛公采地一

曰暴

按左傳遂盟于衡雍遂會戎相去四日之間則皆奉公命也故經書無貶詞而杜氏以為專左氏以為珍之皆非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公無而字

左傳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敖奉命赴天王之喪中道而返即奔莒以從己氏敖之惡固已交公

無以正其臣何耶故書其事以刺

螽

作螽

杜氏預曰為災故書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左傳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于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愚案左氏可疑昭公不禮其祖母與羣臣何干而夫人殺之且能使人殺羣臣夫人其素有權乎誠然夫子豈不加褒貶而第圖書之乎蓋策書失實而左氏仍之夫子以其事不實故書當時宋有此事殺其大夫云云以志宋之亂蹟等諸闕文焉爾

附解孔子言世變曰自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執國命云云



春秋卷四  
三十一  
已該春秋事言之豈於作春秋而不明其故耶周室東遷  
王政不行然天下諸侯尚無公然肆行者齊桓倡霸管仲  
之力子已言之而先儒因孟子薄管晏黜霸功不知其故  
遂益春秋之義亦不明矣晉文繼霸服楚城濮諸侯遂從  
然特震其威力較齊桓不以兵車已遜一籌但秦楚絕大  
能卻之以安諸夏聖人亦節取焉襄公甫立而敗秦盟主  
之業不替由此靈公年幼趙盾當國與諸侯會盟諸侯畏  
晉不敢有違然於禮非也盟扈猶曰君幼初立盟衡雍則  
竟大夫專盟自後相沿大夫主盟主之事列國亦漸效之

盟會征伐亦皆以大夫然且支持數百年王室無恙迨後  
晉室不綱大夫內亂而列國大夫亦鴟張周室乃衰夫子  
曰四世三世希不失論現在事以見周道陵夷之故非泛  
論盛衰之理也三代惟周祚最長而其衰亂亦最久其不  
遽亡者文武周公之教澤其下凌上替則世守世祿之制  
流失必然夫子修春秋有筆削以寓褒貶者亦有第存舊  
史以俟考證者必一一而皆以爲刺譏則非若本年書盟  
衡雍公孫敖不至而復皆志大夫不臣之漸書宋殺其大  
夫則君失其道可知讀者當細繹經義不必曲從傳說也



春毛伯來求金

左傳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愚按求金蓋求賻也王室貧天子以意授毛伯而毛伯來為王求抑以魯向頗與王親夫子書之志慨也若魯不貢王不宜求固不待言

夫人姜氏如齊

范氏甯曰歸寧趙氏鵬飛曰父母存夫人歸寧常事耳何以書蓋文公竝妃匹嫡齊女出姜生惡及視又嬖于敬嬴生倭嬴寵而倭將貴故出姜如齊謀于父母也其歸蓋有其故存焉是以聖人書之以著十八年歸齊之張本出姜齊昭公女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蓋為毛伯來求金而往也求而往不若未求而貢然愈于求而不往者矣

辛丑葬襄王

王者不書葬此以魯臣如京師與葬而書雖不足為恭然亦餼羊之意耳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左傳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董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案書殺而不去其官罪上也先都等作亂而殺之當矣何罪乎上人君司子奪之權不能禁其不為亂平日無政刑矣然則先都等無罪乎書人以殺則見其眾誅之云爾獨書先都士穀箕鄭父不書蓋亂雖由三人將軍起而成其亂者先都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姜氏始歸于魯不氏不書夫人文公不以禮逆也此歸寧告廟而書至固以其如禮亦憫夫人也公溺寵亂嫡夫人不安不得已而歸求諸齊亦無以濟夫失其綱致禍其妻者眾矣故聖人書以示戒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先都士穀鄭父皆大夫皆被殺而先書殺先都鄭父書及則數人主從之罪明其梁益耳崩得不書或別有故也以為專罪大夫則賤者為惡反得倖逃筆誅可乎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左傳范山言于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龍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案春秋無義戰惟救患與之楚伐

鄭以憑陵中國救之是也書人大夫也獨遂書名著諸人之為大夫晉侯不德而趙盾司政力不足以制楚故無功然其救則是也子其救而略其人刺晉侯也人楚子以儕於大夫貶也

夏狄侵齊

狄乘晉衰而侵齊齊之無以自強亦可知矣書以交病之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震動也地道以靜為體安貞則吉臣道也子道也動而不安臣道不順之象

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穀也左傳冬楚子使越椒來聘楚至是始稱爵書其臣名非進之也誌楚之強居然與中夏諸侯等慨中國之無人自此



至春秋之末中國與楚爭盛衰不已與下秦人歸禮並書子固有以知中國之斃於秦楚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禴

遂音

左傳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禴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案成風卒于僖公之前僖公成風子先書公者無夫母當從子言之歸禴禮也而秦則藉是親魯將以通中國也魯為宗國故齊晉圖伯必先結之而秦楚欲干中國亦先交好子書以誌秦楚入中國之漸

葬曹共公

附解春秋所記皆衰世事而孔子曰我欲託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是夫子此書固事理之深切著明者矣而前人或失之淺或失之深弊由不知時中之義夫世

有盛衰事無窮盡而理則有一定使夫子得志於時亦不過即當時事損益以歸於中不能盡反其所為也純儉可從拜上不可從即其意可以概推前人說經半多拘鑿欲求深而反失聖人之心如毛伯求金諸侯當貢天子不當求何待明者知之而夫子記此則慨之非但譏之也周制天子僅治畿內王朝卿士采地在其中一切賚予費用皆在其中久必患貧自然之勢春秋諸侯兼併強者益強弱者益弱朝貢之禮闕如天子之貧甚矣王崩喪事不給下求賻禮想亦必平日稍相親睦者故求之所以毛伯來求



不書王使也下書叔孫如京師葬襄王夫子固喜其能赴  
喪亦未責其平日不如禮也聖人取人豈苛求哉夫人姜  
氏如齊亦憫之而書以戒世非但以其歸甯如禮竝其至  
亦書之蓋女子從人然必父母善養教之更曲全之所適  
非人卽賢者亦終身枉辱聖人重夫綱非特謂其尊也蓋  
正身以率其妻賢者安愚者化然後正內正外各得其宜  
而家國以治奈世之父母罕明義理卽兒女之賢否昏然  
者多擇壻不求吉士置其女於陷阱而夫婦之道亡人倫  
之本墮不忍言亦不勝言聖人能不關心哉出姜雖無賢

名而較之文哀二人則大有間只因文公寵嬖亂嫡致姜  
不得其終豈得以爲姜咎當文公尙存而姜已危蹙不得  
已歸告於齊亦無所濟夫子於其歸甯與至書之於其大  
歸亦書之非憫其不遇而深戒人父母歟楚椒來聘前人  
以爲進之楚固外夷商臣弑父夫子何緣而進之春秋中  
原僅蕞爾地又有夷戎雜居楚秦雖先王封國而止長蠻  
戎不與中國通入春秋以來漸漸強盛齊晉之伯以服秦  
楚故可知當時欲中夏又安計惟外攘晉襄卒靈公幼趙  
盾爲政雖亦猶然糾率諸侯而靈公不君趙盾安能遂服



諸侯故楚人乘時竊發伐鄭伐宋伐麋圍巢連年屢書而秦亦伐晉漸通諸侯因魯為望國故來聘歸禘自此以後楚滋大矣而晉與之抗僅可姑安秦亦為晉所阻不能遽興夫子錄交侯之命其非有取於晉乎周先患楚繼患秦卒由二國而斃夫子於此年特書二國來魯不特下半部春秋之局自此而開即九鼎湮沈亦由是而肇非泛然也

頃三年十年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魯執政卒史蓋皆書之夫子不盡存其存者必有謂也文仲魯之名大夫而實竊位舊史書之夫子存之使人考其

行而知其稱職與否內諱宜然得失自著矣

夏秦伐晉

左傳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案晉實始兵不書而惟書秦伐晉者著秦之強以其猾夏略晉罪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

左傳初范巫裔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懸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公漢派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于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于司敗也王使為工尹又與子家謀弑穆王穆王之宜申為成王弟不能死節於當時隱忍事之至此而謀弑反為所殺聖人不能以謀逆罪之而書國以殺不去其官者為其猶有討賊之心不以亂臣賊子目之也其亦不得已之心也夫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久不雨則傷農故書之也因此書正月春首不書正月省文也拘泥言之者非

及蘇子盟于女栗

地名栗杜注

左傳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案蘇子王畿內諸侯其盟也蓋王使之親魯也不書王使為王諱不書公為公諱也王不能令諸侯而使蘇子下盟公不朝王而僅與蘇子盟胥失之矣盟非春秋所貴况君臣之際乎

冬狄侵宋

狄之侵諸國屢矣必謹書之志外裔之強見衰亂之日甚也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厥公作屈音同貉音麥厥貉杜注地關當在陳州項城縣

左傳陳侯鄭伯會楚子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

頃王三年

十有一年

春楚子伐麋

左傳厥貉之會麋子逃歸十一年春楚子伐麋成大心敗麋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麋至于錫穴書以誌其憑陵之罪

春秋左傳卷四

文公

三

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疆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疆也敢愛死以亂官乎書誌楚憑陵中國且罪蔡也陳鄭會楚子及宋服楚皆不書獨書楚子蔡侯次厥貉見導楚為患者蔡也楚子親行故書以斥其人非予之也又按經於楚先書荆次書楚書人又次書楚子以其漸與中夏通盟好其先本先王封國不絕之也然久僭王經止書子以齒於諸侯即正名貶斥之義而先儒不知遂謂夫子子楚莊列諸五霸謬矣



麋小國耳楚子親伐之其恃強鴟張不足服人可見

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筐

公穀無仲字卻去逆反筐公穀作匡承筐杜注宋地在陳

留襄邑縣今河南歸德府睢州西三十里有故承筐城

左傳夏叔仲惠伯會晉卻缺于承筐謀諸侯之從于楚者是時楚強陵而晉亦不能合諸侯僅區區使其臣約會以謀之直書其事刺之亦慨之也

秋曹伯來朝

左傳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即位而朝常禮也常事不書此何以書魯為望國秦楚入中夏亦先與之諸國更親重焉而魯不能以匡扶也書以慨之

公子遂如宋

左傳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案是時楚強役宋而辱之魯使問慰諸侯無志可慨故書之而左氏以為賀不害謬矣

狄侵齊

狄屢侵齊備書以見中國之弱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鹹杜注魯地

左傳鄭瞞侵齊遂伐我公使叔孫得臣追之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搆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于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而班御皇父敗狄于長北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以門賞而班使食其征謂之而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鄭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于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鄭瞞由是遂亡穀梁傳曰長狄也弟兄三人佚宕列國瓦石



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案長狄僑如狄人之長者也非兄弟三人俱長尤非狄人皆長穀梁蓋誤國語孔子謂長狄氏漆姓亦止言一姓中有是人外裔猶夏春秋所惡故書得臣敗狄以予之不與尋常擅兵構怨者比也

附解中國在地維中彈丸耳四海內外為國不知凡幾因中國經羣聖制作教化獨得天人一貫之道故貴於四夷春秋一書斤斤謹華夷非謂夷必不如夏以當時聖人之道存焉耳若無聖人之道雖華奚貴楚本先王封國不過地介戎蠻武王周公以其遼迥恐難概施禮樂故命鬻子統屬之後漸强大以其地本廣袤也使能匡周室靖邦交夫

子亦必賢之乃僭王猾夏安得不嚴禁之至狄類尤多自三代以來無能知其詳者叔孫所敗僅其千百之一耳因時恆擾中國故聖人亦以敗之為功僑如弟兄多力左氏特記之而竝詳其類然長者僅僑如耳人長不過十尺數之極也而穀梁云身橫九畝則長五丈四尺杜氏亦以為長三丈似失之誕矣然以巨無霸概之世固未嘗無是人今西方有長人國矮人國明末長人曾至川界是竟有一國俱長者矣天地之大無所不有人物形狀千狀萬態惟天良則人人皆同故聖人兢兢維持之也







思述職之有闕已越再朝之期  
不修往覲之禮何謬之甚哉

秦伯使術來聘

術公作遂

左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  
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  
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  
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  
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  
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  
之案秦僻處西陲而能修聘  
好于魯故書其君臣以予之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河曲杜注在河東蒲坂縣南今山西平陽

府蒲州城外東南  
隅有蒲坂故城  
左傳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  
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卻缺將上軍與駢佐之欒盾將下

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與駢曰秦不  
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  
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與駢必實為此謀將以  
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  
事好勇而狂且惡與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  
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  
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  
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  
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  
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愁也明日請相  
見也與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  
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  
待期而薄人于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村  
氏預曰不書敗績交綏而退不大崩也案晉秦構怨不已  
雖秦伐晉亦晉有以致之秦晉  
皆稱人貶其以私忿兵爭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郟

郟公作運後同郟杜注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員卽郟也今山東青



州府沂水縣北鄆城是  
又有西鄆在東平州  
二邑皆近莒帥師以城備莒爭  
也書譏其不務本而勞民動眾

附解郈伯來奔左氏紀事不明致生許多疑竇今以經正傳  
經義明而傳之簡漏乃可見也郈伯為太子時蓋父命居  
夫鍾久而便安及即位猶喜其地時往居之欲遷於此國  
人不便郈伯必欲遷徙故國人追逐之而出奔此即左氏  
之言可知其故若尚為太子夫子何以書為郈伯耶子叔  
姬卒左氏云杞伯來朝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如叔姬已歸  
杞歟則經當繫之以杞且已嫁而絕之則為被出矣其被

出之罪云何何不言之而又來求婚左氏誤用一絕字致  
事理全不可通矣經文則書二月庚子子叔姬卒惟恐人  
不知杞伯來朝叔姬旋卒者叔姬許字于杞未婚而卒故  
杞復求婚且杞魯世為昏姻經屢書伯姬叔姬原非一人  
此年書子叔姬卒成公時又有杞叔姬左氏不免牽混致  
經義不明故解經最宜詳味經文不可徒信傳註

頃  
三十三年

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春秋左傳卷四 文公

三



陳共公卒

靈公平國立

子靈公卒國立

邾子遯蒞卒遯其俱反蒞文居反穀作籛籛左傳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自夏令十一月至五月不雨麥無收矣為災故書

世室屋壞

世左穀作大音泰

左傳書不共也公羊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封魯而未之國故魯以周公為始祖而又為伯禽立世室衍文武

世室久亦不祕屋壞則不恭之至矣

冬公如晉衛侯會于沓

會下公無公字沓杜注地闕

吳氏澂曰公往朝晉衛侯要之于路而與公會于沓欲因公以請平于晉也

狄侵衛

狄乘衛侯出會乘虛而襲之狄之窺伺其可忽乎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于棐

還上公穀

無公字棐芳尾反公作斐棐杜注鄭地即棐林路史開封宛陵有棐林鄉宛陵故城今屬河南開封府新鄭縣之東二十五里林鄉城即其地也

左傳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子家賦鴻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



頃壬午年

十有四年

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案禮諸侯朝會俱有常期然或要事相見亦何可概拘是時楚方憑陵中夏而晉力能抗楚諸國欲從晉以安公為成之春秋與人為善故書之無貶辭

春王正月

左傳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

公至自晉

公自去冬如晉久而始歸王崩若不聞也雖其事大之謹過於事王而亦王室不綱非事大難以自全夫子書之志慨必以為刺公者非也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邾乘公如晉而伐魯魯報怨而使叔彭生伐邾皆非也書以交讖之左氏謂邾人討魯不敬非是季氏本曰此即叔仲彭生也脫仲字耳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孔氏穎達曰齊孝公卒弟潘殺孝公子而立以僖二十八年即位左傳子叔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于國而多聚土盡其家貸于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為之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

于新城新城杜注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今河南歸德府商北縣西南左傳六月同盟于新城從于楚者服且謀邾也案是時晉靈公昏亂而趙盾為政欲修霸業是會也以大夫而與諸



侯盟抗矣然聖人列序諸侯次之以盾而書同盟者何楚  
憑陵中夏將為周害有人焉安諸侯以禦楚故當節取也  
曰同盟志諸侯同外楚許之也先諸侯于盾  
不以為抗怒之也此聖人不得已之心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左傳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  
之君皆將死亂穀梁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孫氏復曰  
孛彗之屬偏指曰彗光芒四出曰孛李淳風曰孛星在角  
由杓入斗是月自北而入晉居北齊宋居晉之東故晉齊  
宋當之何氏休曰孛者邪亂之氣狀如彗者掃故置新  
之象愚案天變所以警人也有是象而能自儆省修德以  
弭之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世不察天愛人之意反以  
為天定者人不能違謬矣知此乃知春秋書天變之意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捷公作接  
菑側其反

左傳邾文公元如齊姜生定公二如晉姬生捷菑文公卒  
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  
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纓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  
乃還案晉人恃強而納不順聞邾人之言而退經書弗克  
納交美之也美邾人之能以義服人美晉之能知過  
而改也然書人者不與趙盾以大夫而置國君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左傳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于莒而  
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  
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  
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  
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案書以病魯之失政刑且戒  
無禮也敖奉命如京師而以私慾故廢命奔莒魯當正其  
罪而誅之幸免于罪絕之可也乃又聽其私返繼復適莒  
又以重賂求復魯又許之淫僻無上之人任其自來自往  
而無忌幸而旋卒于齊否則魯仍當使為大夫矣為  
國如此何以明賞罰而戒私邪哉書以深譏之也

春秋左傳卷四

文公

三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左傳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穀梁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弑也孫氏覺曰人子之心則未踰年而稱子國則未踰年而稱君所以辨君臣之分而防篡弑之禍趙氏鵬飛曰春秋書弑未踰年者二晉之奚齊齊之舍也奚齊庶孽獻公殺世子而立之國人不君也故以君之子書舍齊之嫡長昭公卒國固其國也雖未踰年齊人君之矣故以君書汪氏克寬曰子般子赤不成之為君者夫子魯臣為國諱惡與筆削他國不同

宋子哀來奔

左傳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貴之也按左氏不分明人臣不可則止何必奔魯宋公何以不義目君不義已未必義也書子哀而繫以宋蓋宋諸公子也宋公必有非禮相侵者不安而出故書

以賢之且著宋公之失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左傳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按左氏誤以單伯為王臣前非之是也單伯蓋魯大夫商人弑逆魯所當討也今不能而使人請子叔姬齊無道又執單伯書以惡商人亦病魯也公穀所言荒悖之至

齊人執子叔姬

杜氏預曰叔姬魯女齊侯舍之母不稱夫人自魯錄之父母辭按子叔姬為舍之母亦商人母也弑君而又執母王法不行亂臣賊子毫無忌憚春秋直書其事深惡商人亦罪魯無志不能討賊而讀之使千載下猶欲手刃商人此所以成春秋懼也亂臣賊子懼也



十有五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魯非甚弱也商人  
大逆不能討之而如晉以求公之失與行父不能事君皆  
見書以病之亦傷之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左傳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  
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殤公名在諸侯之  
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于亞旅魯人以為敏按左  
氏謂其官皆從劉氏做非之云諸侯相聘其使介有常數  
不聞其官皆從以為典是也華耦稱其祖督弑君杜氏謂  
無故揚其先祖之惡魯人以為敏君子所不與亦是而  
日華孫奉使能臨事制宜故不稱使沿其說者曰嘉其得  
奉使之宜故不言君使以善之非也夫人臣有善必歸于

君華孫果賢即其君之美也何得不言使若非君使而自  
來盟尤聖人所不許詳考經文華氏也華孫則非氏矣司  
馬詰奸止亂之官也華督弑逆而其後世為司馬宋失刑  
矣華耦為其孫而恥之所謂雖有孝子慈孫不能改也書  
宋司馬華孫來盟蓋因其言以戒為惡則遺臭子孫不能  
蓋也來盟之事不可考夫子存史舊文意亦不在乎其盟  
也與書屈完  
高子異矣

夏曹伯來朝

周禮大行人之職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  
世相朝也春秋以勢相交諸侯之朝者不勝書書魯之朝  
及他國之朝魯以見其不遵王制不  
朝天子之失無善之者左氏非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左傳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置諸堂阜魯必  
取之從之卜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為請立于朝以待命許



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  
葬視共仲聲己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  
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  
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  
失道何怨于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孟  
獻子愛之聞于國或譖之曰將殺子聞不亦遠于禮乎遠禮  
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于禮乎遠禮  
不如死一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于禮乎遠禮  
罪而出既免于刑絕之可也乃以惠叔私情聽其歸喪書  
之以見魯失政刑由臣下專命曰齊人來歸未許魯之歸  
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傳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日有食  
之神訓民事君示有神威古之道也

御案

是年日食與莊二十五年春秋所書同而左氏前後異辭  
何耶左氏以正陽之月救日則伐鼓周之六月乃夏之四  
月所謂正陽之月也莊二十五年經書六月而本非六月  
故曰非常是年實係六月則伐鼓為宜其所失者不于朝  
而于社不用幣而用牲耳故曰非禮

單伯至自齊

不書齊人歸之而以自至為文明單伯之無罪而深惡齊  
也李氏廉曰大夫遭執而書至者三單伯叔孫婣意如執  
而不書至者季孫行父益與公同歸以公至為重也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左傳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卻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  
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  
獲大城焉曰入之按蔡背晉即楚有可伐之罪然不以德  
招徠而以威脅故書伐又書入以甚之也書卻缺者缺實



奉命而不知所以輔君之術也

### 秋齊人侵我西鄙

商人弑逆執魯臣魯不能討而反加兵于我書以病魯也

### 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魯君臣不能討齊行父一歲再如晉無德甚矣行父之佐魯可知矣

###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左傳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行父以齊難告晉晉合諸侯謀之受齊賂而罷不序諸侯而但日盟于扈慨討賊之義不明而諸侯等不足書也故不列序之也

###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單伯至不言齊人歸不予齊以擅執而擅歸也子叔姬異者叔姬商人之君母殺其子而絕其母強歸之魯不係叔姬于齊著商人絕之之罪從乎魯父母之辭而日子叔姬閉叔姬而病魯也不能討賊惟命是聽何以立國

###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左傳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而討于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之道也己則屢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矣按商人篡弑春秋惡之書人屢矣茲書齊侯者何罪魯及諸侯也不能討逆而以賂成其為君致使益肆其惡侵我又伐曹詳書其暴橫斥書齊侯見其覩然肆惡而不顧也亂臣賊子無人討正致使橫恣聖人詎不傷之



十有六年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左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侯君問書以病魯也齊商人無道魯不請于天子討之因屢見侵伐而與之平亦已辱矣又使大夫盟之季孫行父專魯政所以謀國者安在書行父會而曰齊侯弗及盟著齊凌轢魯國之意行父以大夫而抗盟國君非禮也春秋不曰弗肯盟而曰弗及盟若不以爲抗者惡齊故以齊欲盟不及爲辭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按左氏以爲公有疾不視朔非也使公果疾而不視朔聖人必恕之矣蓋公託疾以辭齊侯因齊侯不及盟而懼遂託于果疾四不視朔聖人因其可以視朔而不視故書以譏也視朔重禮自公始然而後遂或視或不視矣杜氏預

曰諸侯每月必聽政因朝于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蓋亦以爲真疾誤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郟

郟音西公作犀穀作師公羊疏作菑止郟止杜

注齊地當在山東東昌府東阿縣界左傳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郟止按公託疾以辭齊侯齊侯亦以爲誠疾也又感魯之賂而與公子遂盟聖人書遂及齊侯盟惡齊無道而闇于禮雖大夫抗盟不知其辱也書遂及盟遂之抗見而齊侯之昏亦見交譏之也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杜氏預曰僖公夫人文公母也

毀泉臺

左傳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按先公之築泉臺非禮則毀之亦可也第公



方在喪不宜貳事且其毀之也非謂非禮而可毀也以蛇  
妖故非為蓋前人之愆不毀之于初政之年而毀之于蛇  
出之日故  
書以示譏

###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左傳楚大饑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  
南至于陽止以侵訾枝庸人率羣蠻以叛楚麋人率百濮  
聚于選將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于阪高  
為賈曰不可我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麋與百濮謂  
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旬有五日本懼而歸百濮離居將  
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本懼而歸百濮離居將  
往振廩同食次于句瀝使廬戡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  
之囚子揚窗三宿而逸曰庸師眾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  
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  
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  
遇皆北唯裨僚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  
設備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

御案  
謂三國共分  
其地信矣

###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左傳宋公子鮑禮于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  
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于六卿之門國  
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豔  
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  
鮑以因夫入于華元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  
馬鱗鱗為司徒蕩意諸為司城公孫朝為司寇初司城蕩  
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為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  
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  
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  
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

春秋左傳卷四

文公

三

自初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案  
庸非內諸侯比也然春秋書人以滅無異諸夏蓋非王命  
而擅滅人國皆大罪也據左

公作  
處曰



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  
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  
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  
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文公即位  
使母弟須為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為司馬按左氏記此  
事大非致聖人書法不明昭公何以無道何不傳其事檀  
弓記宋襄公葬其夫人矣此夫人為王姬襄王之妹計年  
已老况昭公果無道則夫人亦不得有權果有權欲殺公  
矣公知之而甘心就死種種不合情理使左氏屬實夫子  
豈不斥弑君之人而圖書之乎細繹經文蓋舊史見國  
人感鮑私惠從之殺君以為昭公不君國人叛之也而書  
曰宋人弑其君若鮑  
曰宋人弑其君若鮑  
之罪固不待言矣

附解事關人倫之大名教之防秉筆記載者必慎重詳審蓋  
一或失真即貽害於人心風俗也况春秋為夫子即事垂

教之書安可弗慎左氏載襄夫人事云昭公不禮之夫人  
殺襄公之孫及大司馬此年云欲通公子鮑助之施使昭  
公田而殺之是夫人與呂雉武嬰等矣若昭公無能為所  
困辱則不得以無禮加之昭公而稍有能歟即無禮於夫  
人夫人又何能任意殺之果如左氏襄夫人實弑君而夫  
子不書之婦人之義夫死從子况祖母乎人君承先君之  
重為天子守土即父母欲殺之猶當奉天子命而行况於  
祖母祖母弑君與臣民之罪同夫子何緣而諱之以經文  
詳考其事大抵鮑厚施於民民感私惠從逆或者有之小



人不明大義惟以懷惠爲事有人豢養之者卽不惜捐生以赴自來權奸竊君之祿攘君之權私恩小惠要結人心以致狐羣狗黨翕然成亂其事實自春秋時始夫子於詩存無衣椒聊所以明亂臣賊子結黨朋奸之害爲後世告此書宋人弑其君亦所以深惡宋之臣民附鮑而行逆也豈薄鮑之罪哉亂臣賊子若無小人附和亦不能獨成其惡故患得患失之臣聖人深戒之人君惡忠直而喜面諛必至宵小釀惡最當戒之慎之

匡王三年

十有七年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左傳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甯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案弑君義所當討晉爲盟主僅遣將伐之又不要伐大夫例書人此則更輕略之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聲公作聖

聲姜文公之母也婦人從夫之諡別爲之諡非禮也左氏云有齊難以經考之葬後乃有齊師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左傳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齊蓋以公前未親盟來伐故公與之盟商人弑逆公不能討反爲所脅制書以惡齊而病魯且慨世教衰也

諸侯會于扈

春秋左傳卷四

文公

四



左傳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于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于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晉鞏朔行成于鄭趙穿公壻池為質焉按左氏言復合諸侯承春伐宋而言前命大夫此又謀再伐而竟與宋平則賂故也書會于扈不序列輕而略之之詞杜氏謂如十五年會扈非

秋公至自穀

書公至以見其僕僕事齊恥矣雖常辭而意自不同

冬公子遂如齊

左傳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按與上公至連書皆病魯屈事逆賊也公子遂及臧孫不知亂賊必有天討而徒以語卜之陋且謬矣

匡王四年

十有八年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左傳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北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丁丑公薨穀梁臺下非正也按君薨必書其所謹其終也三傳不言何臺亦不言所以薨當闕

秦伯瑩卒

秦康公也因來赴而書也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左傳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別之而使歆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歆以扑扶職職怒歆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別其父而弗能病者何



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按  
商人固當討之賊也然齊人不以爲賊北面而君之所以  
弒之因報私怨則不能不以弒君目之書人不特以  
其人微謂若齊人共弒之著商人有可死之道也

###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左傳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  
文公二如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  
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  
新立而欲親魯許之按二人雖同如齊然一賀立君一拜  
葬兩事故使兩人本無可書也因遂欲立宣請于齊而齊  
許之遂行弒逆則此行實爲有心弒逆而往故不去其族  
明二臣以公族而植黨奸惡文  
公不能先事而防爲後戒也

### 冬十月子卒

左傳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  
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  
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  
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旣而復  
叔仲氏公羊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愚按惡即赤也諸侯  
未踰年稱子書曰子成其爲君也成其爲君則宣公弒逆  
之罪著不書名殺惡及視皆文公子皆以爲子則宣公不  
得爲子矣惡之至矣不日明其卒之曖昧則見弒可知叔  
仲叔彭生也其死不書蓋宣公諱之令史臣勿書夫子爲  
魯臣亦不敢追書之也此事當合公子遂等如齊至行父  
如齊參觀乃見  
經書法之意

### 夫人姜氏歸于齊

左傳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  
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胡氏安國曰  
上書大夫竝使接書子卒又即書曰夫人歸則見禍亂邪  
謀發于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弒立其君之罪著矣又曰書



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知其非見絕于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于孫于邾者而魯國臣子殺適立庶敬贏宣公之惡

並見

### 季孫行父如齊

按宣十八年行父云使我殺適立庶者仲也夫乃逐仲族是仲遂弑逆行父實與聞之今之書如齊以子赤為齊甥恐夫人歸訴而來討往賂齊也行父不能討遂反如齊解之其罪可勝誅乎齊惠公不討魯臣之逆坐視哀姜之大歸又與于亂臣賊子之甚者

### 莒弑其君庶其

左傳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

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為盜盜器為姦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書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藏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于善而皆在于凶德是以去之公羊稱國以弑何稱國以弑者眾弑君之辭吳氏曰如左氏言則僕以子弑父春秋不應弗書且既與國之同弑君則當自立又何以奔魯僕因國人不應弗書且既與國之字卓氏曰以已二字古人通用因有二義蓋因緣之因非因附之因二說近之今以經釋之莒子愛幼廢長國人弗順又以其無道也而弑之僕不安來奔於事理為近然僕當討賊遜位終身布衣乃為合義以寶玉來奔忘親而徒自全非也季孫逐之非過而不俟公命擅行亦非也



附解公薨於臺下前人謂譏其失正然人死因疾疾發多不  
及防世固嘗有暴卒者矣人君正始慎終則必書之非必  
盡爲譏美若弑君大惡宜書之無異詞而經或稱世子公  
子或書其名或第曰人第曰國各有意義則當分別觀之  
如商人稱齊人著其如一國弑之莒子非其類也左傳言  
莒子無禮於國不言其狀而僕因國人以弑莒公如何因  
如何弑何不詳言今據卓爾康之說解之按諸經文書法  
差爲相合蓋莒子無道國人共謀弑之人眾不得其主名  
不得不書國然書國則一國臣民皆罪之矣豈恕之哉君

卽無道非臣下所可弑惟亂賊竊據當誅然亦必非北面  
臣之者而後可也魯自宣公失政仲遂殺嫡立之宣公不  
討而反德之遂擅魯權夫子諱國惡而詳書仲孫叔孫季  
孫如齊等事俾宣公君臣篡弑之跡昭然其後三家專魯  
經於此臚列其人見權臣擅國有所由來非一朝夕之故  
後世若董操輩攘奪亦由漸致有國者知人善任廣植賢  
材無使小人倖進乃爲長治之本也

宣公

孔氏穎達曰魯世家云宣公名倭或作接文公之子  
敬嬴所生以匡王五年卽位諡法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與聞乎弑公羊言即位何其意也皆是也仲遂弑子赤及視立公公德之醜然即位以為固然夫子如舊史書即位而詳書君臣如齊等事則篡弑之迹已明

公子遂如齊逆女

太子赤齊出也公子遂弑之而立宣公恐齊見討又求昏以結齊宣公居喪未期年而遽逆女于齊蓋其心苟求免禍以此結齊之歡齊亦忘其殺赤及絕哀姜之罪而遽許以昏皆可誅也公子遂實弑子赤而使逆女齊亦安之直書其事見當時亂賊橫行諸侯實縱之貶責之意深矣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不曰夫人姜氏來歸而曰遂以夫人至明乎結昏者遂之謀也遂寵于敬嬴因弑子赤而立其子書婦姜以著敬嬴之罪也哀姜既出夫人不得更有姑何以稱婦蓋敬嬴以嬖妾而專內政既逼哀姜歸于齊則遂位夫人之位婦姜者敬嬴之婦也雖婦而實非婦之正故竝去夫人姜之氏以明宣公君臣惡逆自固之謀齊人不明之罪若未終喪而娶又其罪之小者矣

夏季孫行父如齊

左傳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案納賂即賂以濟西田也行父不討賊而為賊所使如齊請會以固公位直書其罪自見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左傳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案秦晉戰于河曲胥甲趙穿不用命事已逾八年今始放之不及趙穿吳氏激謂胥甲以他事取惡于趙盾而逐之理或然也有罪而放之是也不及趙穿則偏矣故稱



國以放而不去其官  
明放不以其罪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平州杜注齊地在泰山牟縣西今萊蕪縣西有平州城屬山東濟南府

左傳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案書平州見公至齊地會以求自安而齊之助惡罪亦見矣

公子遂如齊

左傳東門襄仲如齊拜成案書遂如齊以見其始終之逆謀而宣公及齊之罪均見矣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濟西杜注故曹地僖三十一年晉文以分魯

左傳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按上書公會齊侯仲遂如齊接書齊取濟西田則魯以田賂齊自明不曰取我濟西田我與之非彼疆取之也

秋邾子來朝

書朝常也而此書邾子朝則有慨也邾何求于魯而朝之非畏魯乃畏齊也齊悅魯之利邾畏齊之勢而篡亂之徒得志是以慨也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左傳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案晉固不足以為盟主而鄭導楚殘中國豈可恕哉故書之如此不書楚子則疑楚鄭皆臣下也書楚子則鄭人即鄭伯可知宋本有弑逆之罪楚乃不能聲罪伐之特因侵陳而及之欲以憑陵中夏耳故書遂以見其無義

晉趙盾帥師救陳

左傳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案傳稱救陳宋而經止言救陳陳無罪被侵所當救也宋有弑君之惡故削而不書晉無



以服諸侯而書其救陳  
聖人善善從長之意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棐林杜注鄭地滎陽宛陵縣東南有

林鄉今林鄉城在新鄭縣東二十五里屬河南開封府

左傳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蔣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按列序諸侯書會書伐子其伐鄭也鄭背晉即楚鄭實自取而春秋猶惡鄭者楚得志于諸侯周室之患也故恕晉而書會書伐以予之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崇公作柳

左傳晉欲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案秦晉本世好也自令狐之役而釁生兵連不已致秦南與楚合晉患其合也故欲求成然不遣介以禮相結而侵秦與國欲致秦成不知秦非力屈也豈能暱就晉乎徒多結一怨國耳為此謀者趙穿也趙盾當國不知其謀之拙而聽之使帥師侵崇此

可見穿之得于盾而弒逆不能逃其責經  
書趙穿帥師著其專橫為後弒君起也

晉人宋人伐鄭

左傳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于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于楚家氏鉉翁曰秋伐鄭爵之今伐鄭人之何哉曰鄭即楚討之公也晉受宋賂而輔之篡復偕宋伐鄭私也故伐鄭則爵之為宋伐鄭則人之益伐鄭可也為宋而伐鄭則不可也

附解古者史以記言記事不加褒貶存其實而得失自見也  
夫子因史多失實乃取魯史筆削之恐民彝正理久而淆  
亂豈自詡明斷哉魯事不得不諱惡而諱之之中不沒其  
事之實則非易事夫子時三桓當國為君諱安能不為三



家諱而三桓之所以專政非自三桓始也晉自襄公卒而趙盾當權為桓文後一變局夫子於盟扈盟衡雍書晉大夫晉趙盾嗣是屢書之而本年書趙盾帥師趙穿帥師尤見其弟兄擅柄之跡而下年書趙盾弑君以著履霜之漸若三桓尚未及此夫子於其初得志時備詳之後則各以其事子奪之先儒因舞佾歌雍夫子斥之遂目三家如莽操亦為太過愚於論語春秋發聖人之意而已

匡至六年二年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

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大棘杜注陳畱襄邑縣今河南歸德府睢州之西曲棘里有棘城又甯陵縣西

南七里有大棘城亦與睢相近左傳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于是以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牛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既合而奔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非馬也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眾我

春秋左傳卷四

宣公

匡至六年



寡案宋文篡弑而華元輔之鄭穆即楚而歸生佐之二臣皆不明大義而輔其君以非義春秋之衰大夫擅權聖人即此以著其義二國之君聽命于臣動大眾以交綏而華元所事非君又無經國之善策其失尤重故書及以主此戰書敗績獲宋華元賤之以為失身事非君者戒也

秦師伐晉

左傳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書師書伐非予秦也秦因趙穿侵崇而伐晉是召兵者晉晉靈不君趙盾執政而倡兵釁聖人蓋尤惡之故如薄秦之罪者然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左傳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按趙盾託辭以去鄭實畏楚也晉取宋賂不討其罪故

鄭去之自反不納矣而又不能抗楚故弑而書人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皋公作俾

左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師熊蹯不熟殺之寘諸舂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而後視之曰吾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闞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鬪且出提彌明知之初

春秋左傳卷四

宣公

三十一



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賓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案趙盾果不與弑君之謀必討穿而引罪辭職矣乃坐視穿之弑逆而不救又不明正其罪則其心實利君之弑而貪位狗私史以罪歸之孔子仍之誠非過也董狐謂其亡不越竟反不討賊為有心瞻狗與于弑逆正論其罪也夫子言當早去位雖用董狐言而意自別古今亂臣賊子其始非必遂欲為逆惟因患失之一念遂無所不至當戒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定元年三年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魯郊祀后稷僭用周公廟之禮樂非僭天子之郊也義已屢見祈穀之郊在周三月先二月卜牛而養之禮也因牛口傷再卜牛亦死不郊則廢禮非也望郊之屬不郊亦無望可也猶三望亦非

葬匡王

杜氏預曰四月而葬速按春秋喪葬赴往會則書此蓋王室以葬期赴而魯使人往會葬也葬不如期書誌失禮耳

楚子伐陸渾之戎渾戶門反公作賁渾戎後同穀無之字

左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

春秋左傳卷四

宣公

卷一



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鄔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按陸渾在伊洛之間逼近王都楚子無故而伐之先儒謂非疾陸渾蓋楚始封子爵久已僭王經不書人而書楚子明其為周臣親率師旅窺瞰王室有不臣之心深誅之也

夏楚人侵鄭

左傳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按楚欲入中國道必由鄭鄭前服楚晉成公立親伐鄭鄭與之平楚故侵之書以誌其陵中國耳

赤狄侵齊

按地譜以洺州為赤狄之地則今廣平府也余氏光謂赤狄隗姓別為一種在山西潞州以北而東界黎城即古黎國其種有潞氏甲氏畱吁壤地相連然據二說皆去齊甚遠經書其侵度不能遠越境而至也亦狄當即是北狄之一種古今異名不必強為之說聖人以其猾夏謹而書之耳

宋師圍曹

宋文公弒君即位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故宋師圍曹書以惡其肆惡也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左傳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為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葬鄭穆公穆公作繆

不月闕文葬速非禮也

定三年四年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名漢

置邾縣地理志故邾國也今為邾城縣屬山東兗州府故邾城在縣西南境向杜注莒邑寰宇志莒州南七十里有

向城今屬山東青州府

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左氏以為非禮是也然平怨本善舉而莒不從則必公有不足服人者矣孟子曰治人不治反其治書不肯伐取示後世先自反也

秦伯稻卒

家氏鉉翁曰秦之卒葬或名或不名或葬或不葬秦不告史闕書也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左氏楚人獻鼃于鄭靈公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鼃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鼃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及順則公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乃舍之皆為大夫公子宋以弑君告歸生歸生不弑其罪而反從之庸懦之徒如此怯而助賊者不少故以左氏之非則前人已辨之矣

赤狄侵齊

春秋左傳卷之四

宣公

三



外夷內侵聖人必謹書之一以嚴內外  
之防一以見諸侯無以自修寄慨深矣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君行告至必書重人君之舉動也而宣公以篡  
弑之故結齊自固頻年如齊備書于策以譏之

冬楚子伐鄭

左傳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案楚人僭王書爵以正其名  
即為非之鄭弑逆諸侯無能討者楚之伐之未必以是為  
辭然其人可誅則書楚子之爵恕其伐矣

定王三年

春公如齊

左傳五年春公如齊高固  
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夏公至自齊

左傳夏公至自齊書過也案公以篡弑故屈身事齊屢朝  
于齊今朝齊齊脅請叔姬其辱甚矣故詳書以彰其自取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

左傳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為也固以大夫而取國君  
女齊侯實使之其侮魯甚矣而公得國不正自取屈辱夫  
子不諱其辱即所以不恕其罪也嚴也哉

叔孫得臣卒

不書日闕文也魯卿皆書卒他國不然內辭也叔孫得臣  
仲遂身為弑逆而亦書之使後人歎亂臣賊子亦保首領  
以沒當時之失政刑可知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春秋左傳卷四 宣公



左傳冬來反馬也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家氏鉉翁曰反馬不躬至歸甯無竝行高固挾婦俱來以臣抗君更挾婦以要魯館甥之禮宣無所嫌而魯之宗廟朝廷實爲之辱矣

### 楚人伐鄭

左傳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高氏闕曰去冬之伐稱楚子所以譏鄭今稱人罪楚也按鄭歸生弑君晉不能討何以服諸侯宜楚人之玩之也因楚伐而救鄭舉動乖違故聖人削而不書晉救

附解天生民而立之君使養教萬姓必事事則天始可無愧夫子故表堯以爲法亂臣賊子覬覦富貴僥倖有成覲然而爲民上天豈容之天下臣民又豈安之然自曹馬篡奪而後至於趙宋皆以篡得國愚作史存止於後漢已明言

其故矣春秋爲亂賊而作豈容稍諱而魯則不敢斥言又不可不彰明其義桓弑而卒見殺於齊宣乃倖而獲終安可不著其罪夫子於其立也詳書三家黨惡之迹又詳其卑屈事齊之實皆所以彰其惡而誅其隱非但以爲諱詞也弑逆本由仲遂而宣公不討其罪卽與同罪然遂死骨未寒其子已被季孫逐之則敢行大逆圖子孫世享榮利亦何益哉

六年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定十四年



左傳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按晉靈不君趙盾弑逆以陳素與晉協者亦背而即楚書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刺己不正而妄責人也公羊謂弑逆者不復見經於義不通前人已辨斥之

夏四月

秋八月螽

程子曰螽蝗也汪氏克寬曰春秋書螽災十有六而宣公之世有四焉蓋身為不義而貪暴于民是以致天災之亟也數也

冬十月

定七年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左傳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案魯宣因齊得篡久不事晉晉成立而欲求諸侯衛與晉通故來盟為晉求魯盟非春秋所貴也况臣盟君乎特魯衛兄弟之國本宜通好故書君使無貶辭而書盟以見其仇

夏公會齊侯伐萊

萊杜注萊國東萊黃縣今屬山東登州府縣東南二十里有萊子城

公既欲從晉而又不能遽絕齊也萊為齊患而公聽齊命往會伐之直書以見其不能自立而曲徇強暴之失

秋公至自伐萊

凡君至必告廟以其事出有名告于祖也公曲徇齊而伐萊將何辭以告廟哉雖至者常也而至自伐萊告至為有愧矣

大旱

天設君以牧民民危則天怒春秋災旱必書使人愛民以事天不可怠玩亦不必某變而以某事拘論之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黑壤今山西澤州沁水縣西北四十

里黑嶺周宇文泰改為烏嶺

寰宇記云即春秋晉黑壤也左傳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案晉主夏盟卻秦楚以安中國聖人所予晉成立而欲紹舊業故此會無貶詞惟公負罪下齊不與晉通自反不縮因公不與盟而諱之而公之失彌彰矣

定六年八年

春公至自會

公見止于晉人以賂得免書公至自會如常辭予公之往會而諱其賂免也公既改過而會晉則止公者晉過也以

賂免公雖過也晉亦非也故諱之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公羊至黃乃復何有疾也杜氏預曰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大音泰垂當是魯地杜註誤

仲遂者公子遂也禮大夫卒而賜氏宣公德遂之立己生而賜氏比于季友之例春秋于其卒不書公子而書氏書名以見賊臣幸免誅戮且世其家其病宣公深矣先書有事于大廟為下不去樂張本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繹者何祭之明日以賓尸也萬文武二舞之總名于舞武舞籥文舞也去文舞嫌吉也仲遂弑逆當討而使為卿卿卒當不繹而繹書以著公私意妄行之咎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公穀作熊氏

敬嬴文公嬖妾私事仲遂殺嫡立庶罪不容誅矣宣公既立尊以為夫人春秋前既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今又書夫人嬴氏薨則宣公以妾母為夫人卑其父而瀆其祖可見而嬴氏倖免于戮又醜焉為夫人當時王章之失亦可見雖諱惡之辭而微而顯者莫甚于斯矣

晉師白狄伐秦

左傳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秦怨起自侵崇其曲在晉可知矣乃又結狄以伐秦書晉師白狄齒之于狄深惡之也

楚人滅舒蓼

公作舒蓼舒蓼杜注二國名孔氏穎達曰二國故舒城是也

左傳楚為眾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內盟吳越而還案晉不能尊周抗楚以安諸侯而相尋于怨兵上書晉師白狄伐秦下書楚滅舒蓼志楚之強慨無人以正之也書人書滅罪其暴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日月之食有常度疑若不為變也然王者奉天理物事天如事親一物失所必引為己咎况日月之眚乎故以為己德不修無以奉天而弭災變必自責也春秋于日月之食必謹書以此日食既則變益甚矣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父一而已母則不然小君非不可有二也而敬嬴不德宣公以私尊為小君夫子亦小君書之實以彰其黨同弑奪之惡也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上書已丑蓋喪既行而為雨止因雨不克葬記異也國君

葬親豈不能備其必雨非常而始不克葬也書不克與克

經至詳明非可以葬而不葬亦非公

不為雨備怪而誌之詞詳見附解

城平陽

平陽杜注泰山有平陽縣今山東濟南府新泰縣西北四里平陽故城是也

左氏以為書時也而經不言何時春秋重用民力故必書也

楚師伐陳

左傳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是時晉不振而楚強書師書伐著其恃眾陵中國耳

附解仲遂諂事敬嬴殺嫡立庶宣公德之不惟免罪而且敬

為夫人遂為正卿在春秋亂賊之中實為漏網僥倖聖人

深惡之故於遂與敬嬴卒葬詳書以寓其罪責焉遂如齊

有疾而擅復其目無君上可知垂去魯都不遠故比即知

其卒聞其卒而去籥以其為卿也而哀之不計其無命私

復之非也敬嬴與弒而尊以夫人葬以小君天理安在雨

不克葬其必有實不能行者而後次日葬之董卓之喪數

次不能成葬此或亦其類乎胡氏以為咎徵亦非無因若

穀梁云喪不以制按周禮遂師具載葬儀國君諒無不如

制者左氏以雨不克葬為禮謂其不苟且從事也然夫子

書己丑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則雨狀非常可知而適

在喪已就道之後其為變異亦顯然可想雖聖人不斤斤



論禍福而惡惡逆著其事以見天意亦復何害愚故以為誌異而不但常視之

九年

定王七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范氏甯曰有母之喪而行朝會非禮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左傳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宣公竝未一朝王今使仲孫蔑聘乃因王來徵聘經上書公朝齊至自齊接書蔑如京師胡氏安國曰屬辭此事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信矣

齊侯伐萊

萊小國耳齊侯親伐之故書其實以罪其恃眾強伐弱小非予之也

秋取根牟

根牟杜注東夷國也瑯琊陽都縣東有牟鄉今在山東青州府沂水縣南執取之魯取之也不言公諱也無王命而擅滅國罪矣諱之而罪亦因之以著

八月滕子卒

來赴故書滕侯爵也而書子蓋時王降之也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扈鄭地

左傳會于扈討不睦也是時楚強諸侯多不與晉故有此會楚得志非中國之福也故於此會列序諸侯無貶辭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左傳陳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陳背晉即楚晉不遠伐之會扈以待而不至命將伐之幾於有禮矣故書其實無貶詞扈非晉地故書之不書卒于會會已畢晉命林父伐之而已待于扈猶冀陳之至也此事晉為有禮故詳書予之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蓋亦卒于扈也扈鄭地故不書其皆不書葬非義所關也或曰二君皆有貶焉故不書葬誤矣

宋人圍滕

左傳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乘喪而圍之不仁甚矣人之者賤之也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鄭從晉楚子親伐之書其實以見其陵中國非予之而書爵左傳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書晉卻缺救鄭善其救也

陳殺其大夫洩冶

左傳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衽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案稱國以殺者為其君臣同謀殺之斥一人則不足以皆著其罪也書大夫美冶之不失其官書名著其人也孔子既書美之而又引詩惜其不早辨之于始為輕仕者戒也

附解陳殺其大夫洩冶左氏載孔子之言以無自立辟目冶

黃氏仲炎謂非孔子之言蓋以治忠諫而死不應復加貶斥然實未明忠孝之義也夫臣忠子孝豈必以捐軀為美哉事親者誠身竭力凡有可以致親於道者無不為凡有



稍失親之歡者必自咎在己勉爲聖人能守身矣又致其親於聖人故得親順親必交盡其道萬一親如瞽聵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欲殺之不可得欲使之未嘗不在側舜所以愛其身而全其親也豈曰亡身以徇陷親於不義乎臣之事君亦然以堯舜事其君則必以舜禹視其身身不行道何以事君君不信從何以行道伊尹必三聘而後出孔子不脫冕而遂行豈自貴而忘其君哉無益於君與民而徒苟祿必不可也孔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又曰難進易退是以三月無君雖皇皇而未嘗苟就以忠愛之忱非

枉道而猶可伸也洩冶非貴戚之卿無執政之權其始仕也旣未慎之於初立其朝而無以成君之德遇君之失諫之諫而不從去之乃正義也何隱忍居位諫不從而弗去爲孔儀二人私殺哉夫子以立辟責之誠非過論古今忠義之士明於出處者甚希其臨危授命大節凜然君子不得不表其精誠而略其小失然若以聖人用行舍藏之義言之則固猶未爲全美學者欲爲孔孟所爲其必更有精焉者矣

定六年  
十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書事齊之勤著公不正而藉齊庇也

齊人歸我濟西田

左傳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公初立以濟西田賂齊求庇今齊喜公之服而歸其田取田不書我而第言齊取著齊有挾而取助逆之罪歸田書我著公賂齊以免罪與如齊至自齊連書而公之罪益彰矣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杜氏預曰不書朔官失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穀梁氏者舉族而出之辭也左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國畏其偏也公卒而逐之奔衛公卿稱氏譏世卿案舉族而出之故稱氏是也崔氏齊丁公後則譏世卿非是時崔杼年幼左氏謂杼有寵亦非崔氏族強有寵惠公卒不自安而出奔盡族以行齊告列國史書之而子仍之見其族大行止自如也若高國逐之後何以又復之

公如齊

左傳公如齊奔喪杜氏預曰親奔喪非禮也

五月公至自齊

王氏葆言禮諸侯卒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不足為典要而公以篡立故屈事齊實太非禮經屢書之見人不能飾罪為世戒也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左傳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按陳靈公不君甚矣而春秋書弑逆如常辭何也徵舒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又貪位弗早奉母他適食其祿而弑之則亂賊矣至靈公黷倫禍身直書其事以為世戒亦在其中

六月宋師伐滕

左傳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書師惡其恃眾而虐小也前既乘喪圍之今又恃眾伐之滕何罪哉強與國之事已而以眾陵之王法所不宥也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使人會葬禮也而此書其人書其故何宣公依齊惠以成篡事之惟謹卒而自往奔喪今又使歸父會葬歸父仲遂之子也書以著其君臣始終得成篡逆之由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傳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按鄭為中國之蔽聖人重匡周故重卻楚安鄭而晉不能以德禮修己治人區區爭鄭亦未矣書伐鄭有反復之罪而無取于晉故書人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左傳秋劉康公來報聘王季子王之弟也食采于劉宣公未嘗朝周而王使來聘書無貶辭者王有時聘諸侯之禮使來聘未失也書之以見王寵如是而宣公不朝之罪彌彰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繹公作蕪繹杜注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今嶧山在鄒縣東南二十里益縣治徙山北也嶧與繹通書帥師伐著其恃眾虐小書歸父著公德仲遂而任其子也



大水

大水則民災矣故特書之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左傳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公事齊惟謹伐邾恐齊罪之齊侯初立使賀又解伐邾之故各一人往聘書以見不正而諂屈事人之謬

齊侯使國佐來聘

左傳國武子來報聘按報聘禮也但在喪未踰年遽行吉禮非也

饑

五穀不成曰饑前書大水今書饑其失政可見矣

楚子伐鄭

左傳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書爵著楚子親行以見其憑陵中夏之甚

附解五倫首重君父以其為綱常之主也聖人正心修身以齊其家施之於國與天下豈有他哉全天之理踐倫常之道無愧於天地父母乃可以為子孫儀型大學必以修身為本職此故也君親之尊同乎兩大也豈無禮自居猶得為綱哉陳靈下淫臣妻已非人類徵舒弑之亦羞惡之良而聖人書其弑君如常者何君臣以義合必難進而易退非自貴也不足以行道濟民而徒食祿希榮即非人臣之



義徵舒舊為陳臣非新進而干祿其初固不必究既而陳靈不德則當見幾早避即母之不淑亦宜早為設法防閑辭官而去逃之僻壤此一定不可少者何至蒙蒙昧昧聽母妄為至君與大夫下同勾欄之遊不早禁之豈當時不聞徵舒似我之言尚不知羞忿乎既立其朝即不得為逆為逆而又不能全其子道安得不以弑逆書之雖然徵舒之罪特因不明所以為孝之道而陳靈為人君父蔑理亂倫使綱常掃地又安可不誅經上書陳殺其大夫洩冶下書徵舒弑其君納孔儀二人於陳則靈公之惡迹昭而又

書其葬以明國人被以惡諡不能逃萬世之耳目身為至尊不齒人羣凡有人心者皆羞之聖人亦不得已而形諸筆削豈屑道其事哉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穀作夷陵辰陵杜注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今開封府

陳州西南四十里有辰陵府故長平城在州西北六十里

左傳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按觀子良之言則陳鄭從楚非得已也會盟非春秋所貴有尊王恤患之志者則節取之今楚爭陳鄭非



義也而列書爵豈予之哉楚憑陵中夏晉徒欲襲文之業而無德以綏諸侯經書楚與陳鄭盟儼若主盟中夏者所以傷周之衰而刺晉不足輔周也

###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宣公德齊不已齊惠沒而猶聽齊命會齊伐莒故書以示貶

### 秋晉侯會狄于欒函

欒函杜注狄地

左傳晉卻成子求成于眾狄眾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欒函眾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卻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况寡德乎按狄之為中國患久矣晉欲服之亦未始非綏靖之一事第是時楚焰方張列國變亂晉不能匡正而徒求成于狄則末矣故書晉侯會狄以著其徒自求安而無匡周之志

###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

左傳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于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寡人何故對曰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罪大矣討而對曰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罪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乃復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也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按楚子入陳而後殺夏徵舒今曷為先書殺徵舒殺之者楚子也曷為書楚人蓋不與楚子以討賊也楚欲服陳久矣今因徵舒之亂而假以行私非誠能討賊也使其果為討賊而來聖人必書曰



楚子伐陳殺夏徵舒矣觀其始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而繼遂縣陳雖納申叔時之言復封陳而鄉取一人焉以歸離其父母兄弟妻子以誇其功此何為哉故先書楚人殺徵舒次書入陳明其假義擅入人國也書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納者不順之辭明二人陳所不容而強納之也甯與行父導君子惡致使身亡國破不罪而反納之又欲縣人之國何得為討罪故聖人詳書以著其失

附解恆言王降而霸蓋王者以德治世德衰而力興霸者以力禁亂能不失大義亦可為天下依仗春秋於齊桓晉文節取之以此且桓文拜天威受冊命尚不失臣子之義楚莊憑陵中夏問鼎窺周竝不朝貢徒服鄭服陳克晉以為強而後人列諸五霸其謬不亦甚乎夏徵舒有罪可討而

陳侯不道亦甚孔儀二人實始倡亂戮之以告天下猶懼其晚而乃納之且欲藉勢滅陳經書楚人殺陳夏徵舒若陳之徵舒無故而為楚人所殺者不書楚子殺之也下文入陳卻又書楚子明楚子有滅陳之志乘陳亂而入之且納陳人所不願之孔儀二人其惡之深而書之詳如此左氏乃以為有禮何其謬哉

定五年

十有二年

春葬陳靈公

亂故是以赴緩先儒謂討賊乃書葬然惟魯則然耳若外君則或赴或不赴或往會葬或不曾葬不可以是為例此

春秋左傳卷四

宣公

十一



書陳靈惡諡以戒後人耳夏徵舒之罪陳靈豈不當分其咎哉

### 楚子圍鄭

左傳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入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武也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虺入盟子良出質按書圍鄭著其強暴書楚子斥其人不書鄭請平不予其服于楚中國無主聖人所慨也

###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邲音弼邲

### 秋七月

杜注鄭地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東六里有邲城按左傳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間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彘子不可趙括趙同與濟林父不得已從之欒書趙莊子皆言不可趙括趙同與士穀力持之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卿未得且怒于失楚之致師者請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士會請設備士穀亦不可是晉之敗林父將令不行所致也故聖人以林父主此戰深惡其敗師辱國之罪非與楚也晉本以救鄭而出師然楚圍鄭已六月救緩無益于事故不書春秋無義戰戰楚而衛中夏較可林父不才自此一敗而楚滅蕭圍宋勢益橫行則罪不可道矣



左傳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  
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  
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况國  
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晉  
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  
而及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  
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  
如日月之食焉何損于明晉侯不知修德勤政而徒事姑  
容不治諸臣失律之罪非也

###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  
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  
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遂傅于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  
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于晉井而  
拯之若為茅經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而

存焉號而出之高氏閔曰楚既服陳鄭又敗晉師遂深入  
內地憑陵小弱滅人之國書以著其暴也趙氏鵬飛曰蕭  
宋之附庸自宋至楚益千里而楚兵直至宋郊滅其附庸  
則楚之患深矣按二說得之毛大可謂蕭近楚小國別有  
蕭邑然蕭附庸于宋安得近楚則此仍當如舊說

###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北

清北杜注衛地在濮陽縣東南唐置清北驛在今直

隸大名府開州東南七十里長樂里  
左傳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北曰恤病討  
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按晉不能繼文襄之業脩德  
自強是時楚強諸侯觀望不前晉僅使大夫  
同會盟聖人慨之故書其事而略其人也

###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左傳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  
大國討我則死之按衛自成公被晉執即不服晉而晉文



定十一年

現在衛已不朝晉文卒趙孟合諸侯伐之陳代為請成今晉弱楚強晉欲合諸侯強衛同盟宋奉晉命伐陳而衛即背盟救陳經連書其事晉之不足主中夏盟見矣

十有三年

春齊師伐莒

左傳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書師著其恃眾陵弱

夏楚子伐宋

左傳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北之盟惟宋可以免焉卓氏爾康曰陳鄭宋皆在河南天下要樞也鄭處其西宋處其東陳則介乎鄭宋之間得鄭則可以致西諸侯得宋則可以致東諸侯得陳則可以致鄭宋按惟然故楚必欲得三國而每役楚子皆親行聖人屢書之以見其憑陵中夏不軌之心而或以為書爵者與之誤矣

秋螽

杜氏預曰為災故書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穀音同

左傳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泌之敗與清之師歸罪于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己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按先穀違命當戮之于行師之時兵敗罪歸主帥林父免死則先穀亦可免既使會諸侯之大夫矣今始討而戮之置林父不問已為失刑先軫有大勳于晉戮穀而並滅其族又已過焉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至左傳謂穀召赤狄伐晉經所不書或晉人文致之辭不足為信不然召寇伐國穀之罪大春秋必不書其官矣

十有四年

宣公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傳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按孔達棄信背盟聽之者衛君也既聽其言事債則殺之以說晉君使臣以禮如此乎故書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深病其君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夏晉侯伐鄭爲邲故也告于諸侯蒐焉而還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召之爲案楚橫陵中國莫可誰何晉景因鄭即楚親將以伐之爲中國計亦可節取故書爵書伐無貶辭

秋九月楚子圍宋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聳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于室皇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案楚子不以禮服諸侯恃勢力孟諸之役既辱宋矣今使齊而不假道及宋殺其使乃以兵圍宋無禮甚焉故斥書楚子圍宋以罪之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于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



定十三年

十有五年

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案仲遂佐宣篡立公德之而任其子歸父屢以大夫而抗盟諸侯齊因魯之屈事亦書其失自見矣

###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魯西南界宋因楚圍宋而懼是以歸父往會之又恐齊之見討也故去年先會齊以解之比事而書魯君臣之不競矣

###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傳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疆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

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賈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于王之馬前曰無畏知死而不廢王命王棄言焉王懼使華元夜入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惟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案平釋怨息兵春秋所許也而稱人何以其平由臣下也華元子反先私盟而後告其君聖人書人以其著其實亦以防擅專之漸也先儒多以為貶然子反私與華元盟後告君貶之可也華

春秋左傳卷四

宣公

十一



元奉君命求成亦貶之乎故愚特以為著其實而亦以防其漸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氏杜注赤狄之別種今山西

潞安府潞城縣即其地也

左傳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雋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嗜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益滋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眾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之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案書師書滅惡其恃眾而擅滅人國也書以潞子嬰兒歸甚之也酆舒有罪

討而戮之可也潞子有罪請于王而易置之可也貪其土地而滅之虜之是以深斥惡之也

### 秦人伐晉

左傳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雜魏顛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顛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顛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顛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躡而顛故獲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書伐晉擅滅人國有可伐之罪且不書晉敗秦以著晉罪然秦亦非專為救患興師也故人之

###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傳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按王札子即王子捷也書王子札則似表其為王子但書子札又似稱其子故變文而書王子札子爭政而殺召伯毛伯者王孫蘇也何以書王札子札為王子



使能正其失蘇亦不敢違也乃聽從擅殺罪莫大焉故書以惡之而定王坐視不問政令何以行乎書亦以傷周之衰也杜氏諤曰桓襄之前列國諸侯交相戰伐列國不稟王命也至此而王臣相殺內之卿士不奉王命也

冬螽

張氏洽曰自六年至今三遇螽災而加以水旱此宣公不修德節用愛人之所感也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公作牟婁無婁杜注杞邑案公羊作牟婁蓋即隱四年莒人伐杞所

取之邑此時已為莒邑矣杜注疑有誤

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春秋之衰大夫抗會盟諸侯今又大以謀之二國之君平日信任使然書以誌政逮大夫之概也

初稅畝

案周制田九百畝為一井八家各受田百畝中為公田以二十畝為廬舍尚餘八十畝八家共助耕公田公私各收其田之所入八家皆受百畝而公僅收八十畝之入故為十分取一稅畝者又徵民田之所入也宣公無德而勞民耗財為此重賦首變先王之制故書初以譏之

冬蠃

全蠃悅

蠃始生日蠃周之冬夏之秋也蓋將穫而蠃又為災曰生明非蠃生時而生異也所以年饑左氏乃以為幸之謬矣

饑

張氏洽曰宣兩書饑一在大水之後一在螽蠃之後國無蓄積而民無以生可見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畱吁

甲氏畱吁杜注赤狄別種案胡氏注畱吁赤狄

宣公

定十四



之殘邑晉滅赤狄甲氏雷吁遂為晉邑謂之純雷水經注  
云絳水經屯雷故城即故雷吁國也今山西潞安府屯雷  
縣南十三里純雷故城是也

左傳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雷吁鐸辰三  
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  
大傅于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  
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  
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  
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案是時楚方陵暴諸夏晉不  
務抗楚以衛諸侯徒滅赤狄以拓疆土故書人以貶之

### 夏成周宣榭火

左傳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杜氏預曰成周洛陽宣榭講武屋案臺上有屋曰榭即今  
之講武廳也宣榭蓋宣王講武之所宣王當幽王之後中  
興會諸侯于東都今王室不振而宣榭火雖曰人火亦天

意也書之以誌周之衰也

### 秋鄰伯姬來歸

左傳秋鄰伯姬來歸出也案伯姬歸鄰不書而來歸書其  
必有不當出而出者矣書以著鄰之失也夫婦之際人倫  
之始故詳書之

### 冬大有年

宣公時災饑屢書去年蝻蝥饑矣而公方且加賦幸之也君不恤民天心仁愛書以慨之

附解杜預以宣榭為講武屋而不解宣字毛大可以為宣王  
廟榭於宣字有着落而謂宣王廟遠無室故稱榭夫宣王  
中興義當不祧則有廟即有室祖廟重地即翼室等處被



火亦宜以廟災書安有止書榭者乎故仍從杜說而申其  
義鄭伯姬來歸其事無考則不知爲遇患而大歸歟抑爲  
出歟皆不可知七出之條自堯舜至孔孟皆未聞言而家  
語載孔子言之然細玩其文云教令不出於閨門事在供  
酒食而已無闔外之非儀夫教令不出閨門是已惟供酒  
食無闔外非儀蓋沿斯干之詩然詩意本因落室頌祝之  
詞生男則爲大貴生女則歸賢夫一家和順婦人享平安  
無事之福無非無議惟酒食是議相燕樂而已非謂婦人  
於相夫教子立德成名等事全不與知也又以議爲儀尤

無意義其文言女子無專制之義至所以劾匹媿之德也  
詞義已完下文孔子遂言曰女有五不取及七出云云文  
義另起已覺甚強五不取之義亦不盡允而七出內無子  
惡疾二條尤非先儒已嘗議之夫妻之賢否視夫爲轉移  
故夫爲妻綱卽有幼小失教之女夫果賢明能修身以爲  
之則亦可革其故習如頑梗難化不任以事使免飢寒終  
其身足矣烏有不返求諸己徒責於妻者乎自先儒誤解  
地道無成輕視婦女遂使正內正外刑于起化之義不明  
愚是以屢爲辨證而於此又贅言之豈故反前人哉誠以



陰陽之義天地交致其功齊治之原內外同司其責不可偏任以失人倫之本也

定王十五年

十有七年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季氏本曰是時許蔡從楚皆來訃喪而魯往弔焉見魯亦與楚通矣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斷音短斷道杜注晉地今山西

沁州東有

斷梁城  
左傳春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卻  
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  
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卻  
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  
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孟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  
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  
南郭偃于温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于晉侯曰夫晏子  
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  
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  
之曰君不好甯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  
若絕君好甯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  
者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  
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案同盟志同欲也而此則譏也  
何譏乎爾楚方強盛陵中夏晉不能禦也因齊失禮於  
使臣魯晉衛曹諸君即聽其臣之言同盟以謀伐齊齊桓



合諸侯兩書同盟以見其一匡之美晉主夏盟不能卻楚  
靖患而以區區小忿合與國報怨則書同盟以著其凌夷  
之故文同而義異合觀而春秋盛衰之跡昭然以書同盟  
為皆予之者非也何以書爵前此列國大夫多主會盟此  
盟諸侯親相會而特為小忿  
私相期耳故書其人以誌慨

秋公至自會

宣公德齊事之惟謹今因季孫行父禿齊戲辱之乃背齊  
事晉同謀伐齊書公至自會見其不明而為臣下所役深  
慨君道之替也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肸許乙反

左傳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  
子不在曰弟穀梁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宣弑而  
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  
曰我足矣織履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

御案

恩也以取貴乎春秋黃氏仲炎曰曰公弟猶曰公子也以  
先君之子稱之故曰公子以今之兄弟稱之故曰公弟愚  
案不書公子而曰公弟正所以著公之惡而美肸之得弟  
道也肸文公子惠伯也肸之子公孫嬰齊嬰齊之子叔老  
叔老之子叔弓弓之子叔輒叔輒之子公孫嬰齊嬰齊之子叔老  
輒之子叔詣叔弓之子曾孫叔還  
叔肸卒後未三年而其子嬰齊帥師厥後世為大夫蓋肸  
不受祿而宣公加恩于其子孫李氏廉曰書字而書弟所  
以異于其餘  
稱弟者也

定十六年

十有八年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左傳十八年春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  
侯盟于緡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案傳稱晉伐齊而齊與盟經不書齊及晉平而但書晉之  
伐著晉侯之罪也齊不從晉晉亦未奉王命而長諸侯也

春秋左傳卷四

宣公

八三



公伐杞

晉無如楚何而伐齊以強其服且偕人子背父主兵以是討有罪不足服人矣故世子與晉侯連書誌譏

趙氏鵬飛曰杞世婚于魯杞桓公魯出而且娶于魯僖文之世各一來朝惟宣公殺惡及視以自立杞蓋以宣為僖文之罪人未嘗朝焉宣公憾之故親伐杞書公伐杞見其不義而陵弱之罪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郕子于郕

戕音牆郕穀作繪

公羊戕賊而殺之也此蓋邾子使人刺殺郕子於郕宜書盜而不然者書盜則無以彰邾子之罪也書人戕之書于郕惡其已甚世衰弱小不能自全聖人有深憫焉

甲戌楚子旅卒

旅穀作莒楚始書卒

公羊云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胡氏安國曰楚僭稱王不書葬按來告故書不書葬葬未赴耳或謂以楚莊之賢而卒之則謬

公孫歸父如晉

左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按公得國不正又假權于臣下歸父以父遂之故屢專會盟與三桓無二其欲去三桓安知非欲自專書如晉下書至自晉而奔歸父之妄季孫行父之專擅俱見書法之妙也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公得國不正而得令終蓋殺惡及赤而立公者敬嬴與仲遂公未嘗必自立也而不討賊則罪亦同經書薨于路寢如常詞實著其倖免也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笙公穀作櫻笙杜注魯境也

左傳冬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于介祖括髮卽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案歸父非純臣也而其歸自晉復命于介哭踊如禮則可取故書還自晉還者畢事之辭善其完使事也宣公不德移權于臣下而力不能去歸父以父遂得君而欲去三桓皆非經固得失不相掩矣

附解自古亂臣賊子皆狐羣狗黨貪慕富貴之臣阿附而成然助成亂逆其得保首領者幾希矣至身為亂逆之臣尤無善報此天理也奈先儒諱言禍福竝僥倖得志之徒亦若以為天命於是惡人肆意謂非禮非義不妨任意為之

襄仲苟順敬嬴之意而其子被逐宣公德遂重用其子而亦不能終庇之且自此權移臣下魯因以微春秋於敬嬴仲遂父子皆隱寓其譏斥則公薨路寢雖如常詞而言外有罔生之歎焉且新宮不久即災經特書之其示戒顯然讀者勿謂悖逆可逃天譴也



齊魯之盟也何難天賦也

齊魯之盟也何難天賦也  
齊魯之盟也何難天賦也  
齊魯之盟也何難天賦也  
齊魯之盟也何難天賦也  
齊魯之盟也何難天賦也  
齊魯之盟也何難天賦也  
齊魯之盟也何難天賦也  
齊魯之盟也何難天賦也  
齊魯之盟也何難天賦也  
齊魯之盟也何難天賦也

春秋恆解卷四終

意而其于齊魯宜公辦重其







